



書叢學文友良

輯編璧家趙

種三十三第

集 外 意

作 創 玲 丁



3 0610 2424 0

行 印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友 良 海 上

1 9 3 6

No. 460

自序

許多事都不會如一個人所想像的那樣；有過一個時期我想到要是生活得比較閒空，儘管能得那末一個月也好，我常常寫出許多東西來的吧。我計劃過一些小說，覺得想寫的東西真多，但一想到時間的拘束，先就把這些計劃打消了，然而我還是常常在寫，寫一點粗糙的東西，自己不會滿意，却也不大十分管牠，在一個下半年，或一個晚上，寫上了幾張稿子，人因為了寫作，精神很興奮，但一想到

第二天的約定時間，便也心滿意得的睡熟了。文章寫了出來，自己看看慚愧，批評，不大好，讀者不滿足，但如果一有了空，很自然的又去伏在桌上了。那時有的是勇氣和興趣。只有時間，比較長的，閒的，不為事情所糾纏，不受經濟壓迫的那個只能屬於想像的時間作為我的缺憾。而且用這理由寬容過自己，也得了許多友好的偏袒。但，事情居然有出乎意外的，我得了了一個機會，離開了一切，獨居在很清幽的居所，時間過去又過去，是狠狠的長的三年，雖說有的都是絕對的空間，而且有更多的材料立在你的面前；但我沒有寫，我只是思索，簡直思索得太多了，我

變得很煩燥。我只希望再有那末一天，我忙着，我願意偷閒來寫，我已看過很多的東西了，我或許要寫的比從前好些。但這都似乎不會很快就實現的事。有些熟人知道了我幸而還活在一個角落，又不十分明瞭我的心情，總是設法傳遞了一些好的督促來，說，你要寫呀！或是你莫讓人疑心你是完結了，你要起來，重提起你那枝筆！這些都只有使我難受，然而結局我也就勉強的在極不安和極焦燥的裏面寫下了一些，就是收在這集子裏的幾篇。又特別審慎着「技術」。我要告訴人這是最不滿意的一個集子，從前也有寫得更壞的東西，如「自殺日記」，我就只希望牠早

一點絕版也好。但當那寫的時候，我並沒有苦痛過，沒有感到過壓迫，沒有與自己的心境不調和，只覺得寫得整脚而已。而這一本呢，我簡直不舒服，我簡直不願看第二次，你看，「松子」，是那末充滿着一片陰暗的氣氛，而「一月二十三」呢，算是一個攝影鏡頭了，東照照，西照照，中心點呢，沒有。還有「團聚」，更是……我實在不希望讀者花錢來買我這本書，我彙集起來不過作爲我自己的——一個紀念。我以後大半還要寫文章，也許寫得更壞，但將不寫這一類型的東西了。這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收穫，却無疑的只是一點意外的渣滓，如若以後我還會有一點點成就

，讓這本書給批評者作爲一個研究的或是證斷的材料也好
吧。別的空話我不在這裏多說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自序

857.63
526.6-57

2

目次

1	次	目
	自序	一
	松子	一
	一月二十三日	三二
	陳伯祥	八七
	八月生活	一〇三
	團聚	二二五
	莎菲日記第二部	一八九

不算情書.....	二〇三
楊媽的日記.....	二二五

松
子

一陣涼風從岡子下爬了上來，走進那一片密林的田裏，帶着一陣瑟瑟之聲，又飄散向四方去。窰外的遠遠近近的一些小灰堆，便一團團的捲了起了的灰燼就輕輕的向四方飛着。時而也有一點小火星從這裏一閃，一個小紅色的火花炸了開來，在來不及去看清的時候，就又消滅了，消滅在這灰暗下來了的黃昏裏了。凝視了這些景色的，又顯得有點不耐的松子，正坐在一堆碎磚上，時時將舌頭伸出，貓樣的舐着，餓狼似的那兩顆眼睛，骨碌骨碌的又望到太陽下去的那一方了。那方有一線灰黑色的巨牆橫睡在已經又變成暗紫色灰青色的天際邊，



這牆無盡的延展着，直伸到後邊的那座大山去了。一到了晚上，那牆上，有着門洞的上邊便放出三個亮光來，遠遠看去，那黃色的燈光，浮漾在這廣漠的夜色裏，只覺得有點淒慘。牆下邊，一片已成爲朦朧的，被樹叢遮斷了視線的一片之下，靜靜的放置得有幾個小谷。松子所期待着，忍不住時時去望一望的便是這裏的一個，一個最靠近這岡子的槐谷。其實坐在這堆上，是連谷裏槐樹的頂還望不到的。這時他又舐了舐嘴，便站了起來，提着褲腰，搖了幾搖身子，回頭去看了一下坐在窯門口的媽和爹，却不見了，只小三子垂着那幾根黃毛在窯門口地上呆着，或者她在

看一個小癩蝦蟆吧。於是他輕輕一跳，便蹤在坪上，赤着的脚在土地上一部一步的跳跑過去，一點聲音都沒有。他敞開着他短褂的前襟向那太陽下去的那方走去。

野草送着一陣陣的幽香。路旁有幾隻蚱蜢飛起來，又鑽到草叢裏去，又有幾個青蛙也讓着這熟悉的松子跳到一旁去了。松子沒有留意到牠們，只注視着從谷底升上來的，已經溶進昏暮裏去的一陣陣的炊煙。而接着嘴唇，快樂的又把步子加快了。可是後邊，跟着他後邊，又輕輕的奔來了一個矮的影子，而且那一種氣息已爲松子感覺到，於是他掉頭轉去，可不又是那個小三子——小三子真不爲她

的哥哥所喜歡。因為她的出世，只成為他的一種責任，他背她，喂她，扶着她走，教她一切。而她却是一個最無用的女孩。她會從搖籃裏跌出來過，他為這事挨了很利害的打，可是她一點也沒有受傷；她掉到塘裏，他把她從水裏撈了起來，她沒有死，連病都沒有害，而他呢，却幾乎被打死了。到小毛出世後，小三子却還不能幫助他一點，於是小毛的扶養，也成為松子的事。在故鄉，當他的父母都還有事做的時候，他們一到天亮就到地主的地上去勞作了的時候，他，松子，就成了這家之主，弟弟和妹妹都必須要他做飯給他們吃。還得上山去檢枯柴。小毛爬不動了就

哭，小三子只會呆着，垂着幾根黃毛，嘴唇上爬着兩條鼻涕。她跟着他，像個可厭的影子似的。他有時也打她，可是她只仍舊用着駭怕的，希求憐憫的眼光望着他，而且又跟着他走，隨他到那裏去。他媽從前也曾養過幾隻雞，雞也該他管理。他媽也種過兩畦白菜，菜也該他管理。他拾過糞，替人家看過牛，他做過許多事，但小毛同小三子總不能離開他。後來，一年漲水，一年天旱，田主也到遠方去了。他們找不到一點事做，也找不到一粒穀子，他們只好在許多人後面乞討着，走過了一些無人的村鎮，也走過了一些貧乏的城市，一直走到這蔡岡上來了。這裏就位置

在一個「繁榮」的都城的外邊。這岡子原是荒蕪着的，後來便被這一羣流丐盤據着，成爲他們的棲聚之所。但在他們來此不久之後，便又來了一些人做了許多像大饅頭的土窖，也來過了一些工人，他們蟻食着岡上的土地，把這些土地變成一塊塊的灰色的，紅色的磚，用了載重的大汽車，不斷的載走了。而這些流丐也靠着這泥土將肚皮填了起來。爲了他們低廉的工資，所以他們常常代替了一部份工人，得到了一些工作。好的時候，每個人在一天勞作之後也可以得兩毛大洋。因此，松子一家也就在這半飽中拖下來了。不過，小毛却在有一天不小心將那小腦壳塞進了

那載重汽車的大輪，一個圓的，有着短短的軟髮的頭，立刻消滅了，在那頭的地方，只狼藉着小小一灘白的，紅的，黑的……可怕的一團。他的確毫無苦痛，他得了一口小白木棺材，他安穩的睡在裏面，由他的父母親自把他埋在那岡子的南面。可是他父親却無聲的把松子打了狠狠的一頓，有兩天都爬不起來，只跪在簾篷角裏的地上。連小三子也被她父親踢了幾腳。而他的娘呢，醜醜的，挽着草把似的頭髮，成天哭着，將這大的兒子做了咒罵的中心，她在她眼中，一無是處。她暴戾而且感傷。這使得松子不知所措，他在她面前，小心極了，連那玉蜀黍的稀飯，他也

只敢吃一碗，就是偶爾在鍋底裏還剩的一瓢時，他也討好似的把牠殘留着。可是，他却餓得很，他常常幻想着一些滋味，一些可吃的東西的滋味。他四處尋着，在垃圾堆裏，他也悄悄跑到鄰近的地方去乞討，有時也可得一兩個錢，他就拿來買餅了。這個餅是烘的，上面稀稀的有幾顆芝麻，這真是太好吃，只是太小了。他有時也在那吹簫的擔子上拿一塊糖，給他一個錢，或是拾來的一段鉛絲，或是一個小玻璃瓶。他嚐了這一些不夠一嚼的好滋味，便感到饑餓了。垃圾堆上不常有好東西可拾，乞討更是不容易的事，於是他只好偷了。他偷過不熟的玉蜀黍，他也跑到桃

園裏去偷桃子，他被打過，也被狗追逐過，但他的膽子和技巧也就跟着有了進步。他的眼睛和思想只放在一個地方，就是怎麼可以弄點東西來吃。小三子也常常吃他偷來的東西。偶爾他娘也會不意的吃到。她娘不管這些，却還是要罵他，罵他不成材，罵他總有一天要被人抓到警察廳裏去打死，而且她每次的結語，總是：『小毛被你弄死了，我知道你一定還不夠，有一天小三子又會死在你手上的。』
『看吧，看我可會饒你！』

他一看到小三子又跟在他後邊走了來，說不出的不高興，他停了腳，鼓起眼，瞪着她。她於是也停了腳站在那

裏，用可憐的眼光回答着。

「走！回去！不走，我打你！」他更虎視着她。
她無語的還是用眼睛求乞着。

他敲了她一下便又向前走去了。她沒有哭，仍遠遠的跟在他後邊。

這時天色已經完全黑了下來，他在一條彎曲的下坡的路上，涼風在他裸露着胸上拍着，他興奮的大跨着步子，帶跑帶跳的，輕聲的在草叢中的小路上一直朝下奔。而一大團的槐樹叢。圍着有一里地的一個谷子便擺在眼底了。這是一個頗形熱鬧的小村，在這團大樹叢裏。星樣的列

着好些像圖畫的小茅屋。也有一排瓦屋。在白天的時候，這裏常有一些賣零食的小擔，有搖鼓的，賣一點針線，也賣一點花粉，手帕，襪子，也會有幾個值五個銅板的喇叭，十個銅板的小球。這裏恰有一條小溪，一座石板橋，走過石板橋，向北遠一段路，就看見一堵剝蝕得很利害的紅牆了。這是一個關帝廟，住得有三個道人，他們全靠着廟周圍六七畝地生活。他們沒有香火收入，可是他們都很勤快，老的道人已有七十歲，可是當太陽還沒照到谷裏的時候，也就拿着耙站在地上了。他們種了各種的菜和瓜。他們還培植了許多好看的樹，除了一些槐樹以外。他們力

作着，他們也欠缺着食糧。有一種小的黃蝶把他們辛勤了幾個月的包心菜全吃了。在往年這幾乎三畝地的包菜，差不多可以賣一百塊錢。他們另外還有兩畝地的快熟的西瓜。他們幾乎要跑兩里路的地方去挑水，因為這裏的溪水，塘水全乾了，若是他們要讓這西瓜乾去，他們這一年就沒有其他辦法混過。然而這兩畝地的西瓜就成爲松子好久以來的目的物了。松子已來過三次，有一次失敗，有兩次也偷着了，不過都沒有熟，也太小，所以在等了幾天之後，他便又動身朝這裏來。

他們剛一走下岡子，就聽到一條狗從老遠跑了來吠着

，松子蹙了一下眉，便又轉過身罵道：

『回去不回去，你？招呼狗子來咬你。』

站在後面的小三子，真是影子似的動也不動，響也不響。她是跟慣了的，她知道松子討厭她，但是也只有從松子那裏她可以得到一點東西。他罵她，打她，却保護她，教她一切，給一點可吃的東西，或者是一件檢來的破了的玩意兒。她媽她爸從前也曾喜歡過她的，但是這一些可紀念的日子，她已完全忘了。從她的記憶力起，她只認定她的爸爸是一個可怕的大力的傢伙，她同他們好像很少關係似的。而她媽呢，她的動不動的嚎哭，和成天的咒罵也使

她不敢親近。她是無用的，她膽子很小，她需要一個可靠的人依着。所以她明知松子不歡喜而也要偏偏跟着他。

松子看見她不動，真急了，走上去又敲了她一下，他壓低着聲音同她說：

「你不想吃西瓜？你要是回去了，我替你弄來。」
她意識到她是妨礙他了，但她還是不想走，她一人怕回去，她希望他能帶着她。

「我要告訴你，那廟裏有兩隻大狗，牠要吃掉你的。你又跑得慢，牠只要一口就會咬掉你一隻腿，你活不了，而我呢，爸爸要打死我的。現在，你回去吧，我望着你，

你去在窰裏躲起來吧。我一刻兒就替你帶西瓜來。你一定要早點回去。當心呵，前天小紐子的臉，記得吧！」

小三子被他駭得軟了，她望望前邊，一個濛濛籠籠的可愛的小村，那裏有甜的西瓜，有許多好吃的東西，却有着咬人的大狗，她望望後邊，一個平躺着的山坡，伸展着黑暗，說不出有許多怕人的東西藏在那些草裏，那玉蜀黍田裏，那些從遠處那座大山上來的怪物。她沒有了一點力氣，她感受着一種壓迫，可是在來不及央求或是跟蹤的時候，松子已經向狗吠的那方跑去了，只留下一句話：『快些回去！』

從黑暗裏像伸來許多手似的，小三子駭得只想哭，可是眼淚受一種無名的抑制，流不出來，而渾身便在一種痙攣之中抖着。她捏着心一步一步的走去。她是仍舊想追蹤着松子的，却不知怎末走上一條上岡子去的斜路了。

他單獨的跑了下來，說不出的輕鬆。他叱着狗，狗就跑回去了。他拿眼睛四方探照，這時還早，有許多人都還留滯在屋外。他躲避着別人的注意。輕聲的溜走，他來到橋頭了。他看見一大團火光在廟門外閃着，而那裏發出叮叮的聲音。他被好奇心所使，忙忙的跑到那裏去看。看見有兩個黑人在那火旁邊的砧上輪流的用錘打着一塊什麼東

西，一個比他大的黑孩子，幾乎是赤裸着身體的，浴着一身汗，在那裏跑來跑去。他慢慢的再挨近些，他走到一株桂花下，忽然聽到有個聲音說道：

『你們是那裏人？』

『天台，』另外一個聲音在答應，原來這兩人正坐在前面的石頭上，火光把兩人的線條畫得很清楚。

『天台，鳳陽都是大地方。這幾年來，什麼地方都不成了。你們這來有幾天？』

『說不定，有許多地方沒有生意好做，我們又只能打一點鏟，耙，菜刀……粗活。現在許多種田人連這些吃飯

傢生都賣了起來，你看這種手藝還有什麼用場。」

停了一會，那短鬍子的又說道：

「唉，過日子真不容易，你們一行四個人，每天儘吃也該不少吧？好在還有兩個徒弟，徒弟總該不拿錢吧？」

「真是一年難上一年，米糧貴，我們哪裏有得飽吃，還不是混混。徒弟，這兩個東西才可惡呢！他們總是偷偷摸摸；有時一些打好的菜刀不見了，或是生鐵不見了，還不是他們拿去換了錢？我是又得來給他一頓打，你看那個在燒飯的，他才有花樣呢，剛才他不見了一會兒，而我們就少了一把鏟子。」他說着說着便立起身，走到那坪上去

了。松子也跟了去。這老板是連防備的時間也不給人的，一脚便踢在那黑小子的身上。吼道：

『你，臭東西，我們就該吃包羅麵，而你，你偷着去買燒餅吃，你不打鐵，不流汗，你却吃好東西，哼，今晚沒有你的份！』

同時那兩個打鐵的便停了手，他們都走了過來，從一個懸着的鐵鍋去舀碗飯吃，而那個黑小子便在這裏收拾着，他扮着鬼臉，流着汗，他拿着一個水桶，就朝井邊走去。在走到黑地時，松子看見他揮拳頭，吐口水，而且翻了一個跟斗，小聲的吹着口噓，就沒入黑暗中不見了。

松子不敢留得太久，最後瞥了一下那漸漸小了下去的火焰，便又在那些黑樹叢下，曲曲折折的閃到後邊去，那一片有着瓜的地方。

這是一個沒有月亮的夜晚，只有着微微的星光，四野靜靜的，然而遠遠近近都響着蛙的喧鬧。小聲哼着的蚊子，也不時掠面飛過。松子快到這瓜田了，並沒有驚起狗叫，然而他却看到在那邊的田埂上，有一小團黑影，且有一個小小的紅星在那裏閃閃滅滅。他辨得出這就是那老道人在那裏吸煙。他從來不唸經，不磕頭，他鋤土，挑水，檢柴，他很少講話，他從沒有笑過，他鬍子是很白了，可

是他若抓着來偷他的菜或瓜，或菓子的，像松子這樣的人時，會很不客氣的使用那一對老拳。松子曉得這一點，所以屏住氣，悄悄的傍着一株大樹蹲着，望住他，也望住隱在蔓生的藤葉之間的大瓜。用大的耐心等待着。

老道人却悠閒的休息着那疲勞的四肢，慢條斯理的吸着煙，腦筋裏一無所思，在涼的夜氣，在這裏踏步。他把老眼放在遠遠的，似乎是山的那邊，又似乎是看不見的穹蒼之中，不見得他有走的樣子。

聽着遠遠的狗吠，松子似乎更急了，他覺得肚子一陣陣的痛了起來，頭也有點暈，他想魯莽的去搶，到手後就

拚命的跑回去，又想去撲殺了這老道人，既然已經養了狗，何必自己還來看守？他又想放棄了這裏到別處去，然而那個瓜，圓的，有着紅肉，一摺就溢着甜汁的瓜却把他釘着，他煩燥的想着許多不妥的計劃。

終於，那煙火熄滅了，而那頭上頂有一個小髻的道人，也站起身，巡視了一周，就踱着進廟去了。

心都快炸裂了的喜歡，他飛速的幾躡，就伏在一個果真是很大的母瓜上了。一陣清香迷滿了他的嗅覺。他捧着牠輕輕的在地上敲。嘴唇上掛着長的口水，眼睛裏放着火樣的光。他恨不得一口就吞了下去，他恨不得滿抱着跑，

他的手在打抖，全身也在打抖，他就要把那瓜敲破時，却忽然，真是太奇異了，一個聲音就在他頭上響着：

『幹得好！』

他嚇得幾乎呆住了，好久才把意識恢復，他拔步想跑，而一隻手，一隻有力的手便把他捉住了。他把頭側過來，原來就是那黑小子。他看見他楞楞的望着他，他的聲音是那樣的，臉上掛着奇異的笑，他並不敢就完全放心，他惴惴的望着他。黑小子又接着說道：

『幹得好！』他笑得更可怕了，看着他。

他想跑，可是那手也就更抓緊了。他清清楚楚的又聽

見他說道：

『不准響，你一响我就喊捉偷瓜賊。聽着我，我就讓你大吃一頓，不過，得先來玩一下，嘻嘻嘻嘻……』

他不懂他的，然而跟着來的一種手勢，使他本能的駭得叫起來，而且拚命的胡亂的打着那個壓下來的比他大的身體。他忘記了西瓜，也忘記了老道人，忘記了一切恐怖，他氣喘的罵着。那個也不饒他，兩人就在這西瓜田裏滾在一團廝戰了起來。於是從廟前奔來的狗就狂叫着衝來，而人的吼着的聲音也跟着來了。他們兩人都駭了一跳。趁着這一剎那的機會，松子掙脫了，慌忙的逃走，後面追着

幾條大狗，追着一些散落下的石頭，有幾塊打到他身上，他只無主的惶惶的不停的亂跑，他穿過這個村，一些人家開門來看，幾十條狗都應着吠起來。幸好他沒有被捉住，他逃到岡上了，一上岡，狗也就停止了追趕，吠聲也漸漸稀少下去。他跑得一點力氣都沒有了，跌倒在這裏。他摸着自己被扯破了衣褲，已經不成樣子了的，他摸着一些墳起的地方，真是說不出的痛楚，有幾處還濕漉漉的。他望着星星，星星冷冷的閃着嘲笑的眼。他抬眼望着才來的那方，一片深深的黑暗，靜悄悄的睡着的小谷，那遠方，那有着巨牆的地方，淒慘的浮漾着三個黃色的小燈。他的難受

的饑餓跑走了，代替的是更其難受的許多肉體上的疼痛，和一種被欺侮而又無告的淒傷。他用頭枕着草，草已被露水濕透，草上的一顆螢火蟲，無力的亮着那微弱的小燈，在前面飛去了，飛到無止境的黑暗裏去了。他也有一點想哭，可是沒有眼淚。他覺他需要一點什麼，他說不出來，他却鼓着勇氣又拖着沈重的脚步，忍着痛，一跛一跛的走上岡去，是朝着有着窰的那方。

這時的岡上，那有着窰的地方，却攢集着一羣黑影，不知有多少人說話的龐雜的聲音響着，還雜着一些喊叫，一些哭泣。還有幾個小小的亮火也在那裏盪來盪去。松子

感覺得很驚奇，但他走不快，在還離有二十步的地方，他聽到一個尖銳的哭聲，那聲音就是他的娘：

『我要死了呀，我的崽都死得這樣怕人，我的小三子呀！小毛的頭不見了，而你呢，連手足也沒有。我的親女呀！……』

松子的心像被冰凍一樣，他全身寒顫，他瑟瑟縮縮的從人縫裏鑽過去，他似乎看見一灘血肉模糊的屍身，他不敢相信那就是小三子，那個黃毛的丫頭。難道這又是那個吃了一歲的小五子肚腸的和咬壞小紐子臉的那個像狗的大怪物，從那大山上，跑過一些馬路避過了崗位上的巡警而

常來到這沒有屋宇蔽身的也欺侮着他們的怪物，那叫着狼的東西又來了嗎？他駭得正不知如何是好時，又聽到他的父親在許多聲之中大聲音的喊道：

『松子！松子！這狗養的小子，老子抓着他時，總要……』

於是松子又抖了一下，他悄然的轉過身，沒入黑暗裏了。那無止境的黑暗裏去了。

一切都又沈入安靜的時候，只還流蕩着一聲聲的那女人的，那娘的哀哭。

一月二十二日

仍舊下着霏霏的雨雪。天慢慢在亮。一條黃狗無聲的踏過去了。

似乎還有趕驢子進城的，聽得到一陣吵吵的雜沓的聲音，從大路上傳來。

什麼地方的汽笛，也嗚嗚的鳴起來了。

賣饅頭的遠遠的走進來了，接着是賣燒餅油條的。

有人家在開門，但隨即又砰的關上了。

天氣在冰點下三度，是幾十年來少有的冷。

但湯老二的四十度的熱，卻還沒有退，他聽到老婆在腳頭轉動着身體，他也就轉動着僵硬的舌頭：

「有水嗎？要水！來一點水好不好？我渴壞了。」

老婆不答應，心裏默着：「今天又不能去了！」

娘在隔間窗裏咳着嗽，咳了好一會，小珍子也跟着咳了起來。

「命不好，怨不得我，歇了幾個月沒找到什麼事，好不容易承侯先生的情，薦到二十二號去，湊巧我總奉承得他們先生還喜歡，卻又來這一場病，不是命乖是什麼！」這句話他唸了幾天了。本來是壞脾氣的，因了近來常常要靠着女人們洗洗漿漿和替人倒馬桶來免強糊口，都變得低聲下氣，一等到病倒下來，就總是抱着歉似的。很怕看女人

們不愉快的顏色。

女人們也缺乏溫存，一天比一天變得只有煩躁和感傷，而且好像更顯得自私起來。

「天呀，老天！你就這末不體貼人，你到底要下到那天！」不知是那一家間壁人家這末喃喃着。

天已經亮了，又是一個多麼陰霾的天呀！

松柏樹上全是雪，一堆一堆的，沒有葉子的大樹上，浮着一層白，一團一團的從壓不住的竹梢上跌落下來。北風捲着空中鳥毛似的碎屑。在灰色的濛濛的冥冥中，在灰色的無底的雲層中，埋伏着巨大的看不見的威脅。

一個，兩個，還背得有小孩，幾個女人從崗子上走下來了。互相都不說一句話，頭上蓋着一塊布，腕上縮着一個黑色的髒極了的洋鐵桶，桶的邊緣上有些不整齊的冰凍。一些舊的稻草裹着她們的腳，她們在潔白的平坦的路上踏過去，留下一些污的脚印。有時也從那稻草的縫隙裏，滴下一點殷紅的血，或是不知是什麼顏色的一些什麼東西。她們朝着向城裏的路上去，她們唯一的希望就在那些有着剩飯施捨的地方。

這樣的人過去了好幾陣。幾個做散工的工人，也抖擻着身子，埋着頭，弓起背，擎一把傘，踏着雪也朝同一個

方向走去了。

一個賣菜的人，也挑着一擔凍壞了的青菜向城裏走去
了。

有幾家屋頂上飄散着一片寂寞的無力的炊烟。

「昨天賒來的那幾斤麵粉，做幾個饅給媳婦喫吧，你聽小孫子這兩日都哭不出聲音來了！」邱家的種菜佬，躺在冷坑上同他的兒子說。

兒子在把切碎的菜邊和玉蜀黍粉往鍋裏倒，灶肚裏一點火燃起來了，屋子裏有一片跳動着的紅光。邱佬像感到一點暖意似的，他把頭轉過來又接下去說：

「今年好冷，你媽的那件破棉衣，虧她還沒熬出病來。她到那兒去了，呵，她是上毛坑去了吧。我就怕她生病，她比我大三歲，我聽她鼻子塞了好一晌。」

裏面屋子的媳婦蓬着頭走出來了。臉上灰白的像外邊天色一樣，她從產後就沒有一天好過，經常的輕度的熱襲擊着她，下邊的血也總是不斷的淋漓淋漓的淌着。她很容易心酸，一聽到嬰兒的哭聲，或是一見到那折皺的小臉癢在苦痛之中，就禁不住酸楚的啜泣起來。她產前所有的一個光明的夢幻，在嬰兒落地之後，一變為軟弱，再變為無望了。

兒子望了她一眼，一個無言的理會，就偏過一邊去，騰出灶前一塊有火的地方。

她坐了下去，順手又塞了一把枯草在灶裏。她望着那火，那紅的火，倏變的火，那火裏顫動着一個嬰孩，一個瘦的，鼻管和喉頭都被塞實了的嬰孩，他望着她，流轉着一雙小眼，他似乎是在叫「媽呀！」她還要望下去，卻被一團烟，一團濃黑的烟淹過去了。她也不敢再望下去，她怕看見她所怕見的東西。她把眼睛轉到走進屋來的婆婆身上。婆婆正在抖包頭上和肩上的雪，一付乾癟的臉，一雙枯瘦的手，她沒有看着她，她看到從鍋緣上升上來的熱氣。

「不曉得好不好找點藥來喫，小毛毛頭的神氣不對得很，我擔心他會……」

媳婦說不下去了，聲音裏有點澀，俯下了她的頭。

「藥，什麼藥呢，這末小能喫什麼藥！依我看什麼地方來兩三塊錢，雇個車，你娘兒倆都到衛上醫院裏去瞧瞧，那裏瞧病不化錢，就買幾貼藥家來喫喫。」老婆子常有一種很天真的神氣，她又用這神氣望兒子。

兒子陰沈的垂倒着頭，他不答應。

「我看，」老婆子又開口了，「還是上二十二號去碰一碰，不過就難爲情一點，上次那五塊錢，說好關了餉就還

的，至今也沒有臉去。他們自然不在乎，只是總難再開口：不過，也管不得了，我等下就又老着臉去求他們太太，下次關了餉總得勻出來歸還才好。這是不要息金的啊！」大家都沒有什麼說的，算是默認了這句話，媳婦又靠緊灶一點，覺得須要暖一暖身子。

大門外一隻母狗也打着噴嚏。井邊有汲水的聲音了。二十二號裏的張媽也呵着手站在那裏，等杜阿發汲着另一桶的水。

「湯老二呢？這末大冷的天。」老婆子在雪裏拐了過來搭訕的問。

「是的呀，真冷！」張媽又望着自己那雙紅腫的，有幾處爛了的手。「湯老二生病家去了。我真不想做了，想歇兩天，自己做雙棉鞋穿穿，太太又不給走啦，還欠我兩個多月工錢，歇下來這末下雪天也是無處走。這水倒滿暖熱的，就是這繩子，勒到手上就像鋼刀一樣。在家也是苦，出外來更苦。」她把桶拋到了井中。

「你們先生的什麼病，好些沒有？」

「好些了。有一天晚上他在城裏一個朋友處喫了許多東西，回來時受了涼，可把太太駭極了。先生從前也是做官的，太太天天說這都是『窮』病，如果在從前，有汽車

坐回來，就不致生病了。」

「太太這幾天好不好，我有點事想見見她……」

「忙得很，城裏天天有老爺來，你沒有看見汽車嗎？」

前天王老爺拿了幾百洋錢來，說是要散把崗子上的那些叫化。這錢還放在太太手裏。好像今天還有一位什麼郭大老爺要送一二百件棉衣到崗子上去吧。這也是我們先生認識的。」

「啊，真有這末回事麼？我還以為只是講講的。張大媽，請你替我們去說一句好話，行不行，可憐我們媳婦同孫子……你是曉得的！」希望的火在老婆子的心上燃了起

來，她忘記了那迎面打來的北風和刺骨的寒冷。

張媽挑起一擔水，送來個鬼臉，輕聲的說：「哼！我們太太！曉得她！」她運動着腳，冒着雪走去了。這條路已經被踩得很糟很糟。

這個消息馬上被傳到小屋裏了。大家都很興奮着。

這個消息似乎還傳到另外的一些小屋了，大家談講着。

而且這個消息是老早就散佈在崗子上，老早就被焦急的期待着的了。

「今天是二十三了呢。有個姓郭的大老爺要派人送衣

服來。呵！我這件什麼狗屁倒糟的褂子該換下上了吧！」

「那婆娘幹嗎老不把錢發下來，她說只一百多塊，烏信她，我看總該有三四百。」

「全是天爺不張眼，要不是這場雪，總該早發下來了吧……」

幾十個小蘆蓆棚錯錯落落的全躲在雪裏了，低低的遮遮掩掩露出一部份襤褸的臉相。這裏沒有一株樹一棵草去點綴一下風景，只是一片的茫茫的白色，沒有一隻夾尾巴的狗，沒有一隻溼着羽毛的雞，沒有一隻小的覓食的麻雀。不看見一個生物，人全躲在棚子裏了。有的三個，有的

四五個，也有全空了的，那些趕早就進城去了的全家。棚子裏有半方丈大的地方，地上堆着草，蹣着人，擠着一些破洋瓶，破罐子。一個什麼裝香烟的紙盒裏，塞上了一團灰色的也許是藍色的破布。一隻舊鉛皮做的灶，灶邊亂豎着一束高粱桿，或是一串枯了的黃葉，那是他們小孩用鉛絲在大路上拾來穿上的。蘆蓆縫隙裏吹進來有勁的風，和飄來涼的雨雪。他們望不見天，他們的門是閉着的，但他們卻看見天，那個灰暗色的，而且會黑暗下來的天。屋子裏什麼地方全有冰凍，那些縫隙裏，那些盛過水的罐子裏，那條破被上，那些頭髮上，那些從夜裏剛醒轉來的鼻孔

上，甚至那些心上，也全有些冰凍，幸而這幾天來的消息，活潑了一下他們那僵硬的麻木了的思想，他們感到有人在關心他們，還要拯救他們。尤其是他們又可以恢復，他們發現自己又有了希望了。

「二十三了呢！」

「二十三又怎麼樣？」

「來查過戶口的那個管事講的，他不會騙人。」

「要那個錢也快点拿來才好，糴幾升米放在家裏過年。小刀子，大米稀飯好喫不好喫……」

「天快晴了吧！菩薩，你莫同我們作對！要是他們怕

冷，我們就又沒有希望了！……」

每個棚子裏都充滿着一種想望，都無事可做，都忍着
餓和凍等着。

「十二月裏來大雪天，
家家戶戶要過熱鬧年，
惟有我們沒有家的人，

抱着個花鼓，吞聲忍泣在冷窖邊。」

十八號棚戶裏的宋大娘，已經五天沒有同着她的小姐
子上大街賣唱了。她的小姐子在一個公館門口被調戲着，
她們快樂的去拾霞一樣的擲下來的銅板，卻不知怎麼那公

館裏忽然放出一隻大狗，狗把小妞子咬壞了。她痛得哭了兩夜，到現在還爬不起來。她曾走到張公館去討藥，因為聽說他家裏有藥，可是她被那可惡的門房叱着回來了。

在過去，當着有些大好的晴天，她賣得了幾個錢，在晚飯的當兒，黃昏籠罩着大地，一抹抹的暮靄橫貫在樹林中，飛過一羣羣的歸鴉，她總要高坐在廢窰上，大聲的唱着，成羣的襤褸的小兒就圍着她，拖着疏疏的黃髮，拖着破的大鞋，舞蹈着醜的步武，然而卻是天真，他們喜歡聽她唱，他們和着她。但是這幾天，無論那個棚子裏，只要一聽到她的歌聲，就更打着戰，誰有那末硬的心腸不怕聽

到哭似的，絕叫似的聲音呢！

接着有幾個人，忍不住從有口的板門邊望外張，外邊仍舊浩蕩着長風和無情的雨雪，然而是什麼鼓着他們的勇氣，罩上一塊蒙頭布，瑟縮的走出來了。他們向着下邊走。風捲着雪片，夾着雨，而且把人也捲在裏邊了。這裏看得很遠，卻沒有人去欣賞。他們偻着身體，動着遲鈍的腳，雪在他們脚下響着噉噉的聲音，他們走下崗來了。罩頭布已經變成了白色，衣服上也斑斑點點留着許多白，黑瘦的臉上狼藉着一些雨水，模糊的看見有兩個閃爍的眼睛在張着什麼。他們不敢走到二十二號去，他們在那屋前停留

了一會，院子裏有兩個小孩在玩雪。他們又走到屋邊去，聽到廚房裏有碗筷的聲音在響。他們嚥着口水，懷着悵望，無力的，不舒暢的在雪地裏又一步一步的踩着回去。雨雪把衣服溼透了，身上沒有一絲暖意，冷得發痛，冷得連痛也不感受到，但那冷的身體裏面，有個東西在燃燒，在發熱起來了。

二十二號裏這時正在喫着早粥。楊先生還躺在裏間牀上看剛才送來的報。有一碗豆漿放在他牀邊冒着熱氣。他已經不發熱了，不過還有點衰弱，都以爲他還須要多睡幾天。外邊喫粥的人有他太太和他的小姐，他小姐的未婚夫

，還有一個客人。這位太太只生了兩個少爺，他們還醒在牀上的時候，就被餅乾塞飽了。

「這個傢伙我很透了！」太太望着那扇門說，門上掛了一個舊的夾門簾，張媽剛剛從這裏出去，「不錯，王仲是拿了幾個錢在我手裏，我人是窮了，差於他爸爸這兩年沒有在外邊，可是這幾個錢也不放在我眼裏。我也不過爲的那花名冊人數不對，我們不能亂做好事。這崗子上的一些人，有多少，是些什麼東西我全曉得。可恨這個傢伙，她就風風雨雨，現在全曉得啦。剛才湯老二娘就跑來求情，哼，他來了不到四天——，我也是看他爸爸病得很，我

又常常要進城——，倒有六七天沒有來，還說是從我們這裏『過』去的病呢？張媽雖說工價小，才兩塊錢一月，可是外混；要不是我們，王仲他們肯常常給她一元兩元的麼？真是壞得很！」

客人只哼哼的應着，他是懂得這女人的，他不願說什麼。就像他住在這裏，自然是因為楊先生慷慨，誰人不知是他依着他們，可是他也設夠了法，當他看着狼狽於伙食的時候，狼狽於顧全顏面的時候。她實在只有用盡了方法壓榨了他的。

「還有更可氣的呢，老郭是什麼東西，從前他逃命在

上海的時候，住在我們家幾個月，哪天不從我手上拿零用錢，現在他也要充面子，圖名做慈善事，卻不放心我，你既然在我們住的地方，也是因為我講起的，爲什麼不把衣服先送到我家裏？當然應該由我去發，這地方的人誰不知道全是我替他們設法來的！」

大小姐用着冷淡的顏色看着她，凡是她這末說的，她就那末說，她們的心裏是永遠鬧着別扭的。

只有楊先生明白她，她也有許多苦衷，這次他的病，她請了醫生來，又買了那末多開胃口的東西，洋爐子裏的煤也加得滿滿的，張媽本來吵着要走的，這幾天也不聽到

講閒話了。他這兩年都沒有合適的事，錢少了，地位低了，他算不着；好些有位置的人，都受過他周濟的，難道他還得求他們麼？他們都不能太喫苦，這兩年來，全靠了她一人張羅，自然也有許多連他也不過意的地方，但他不能說，他也不必說。

太太最恨這一家人，也許就是那一對未婚夫婦，譬如她現在正生氣，而那一對已經不能上學去的人，卻還捨不得不彈曼陀鈴，他們昨天到山上去看景致，今天又在商量用什麼方法可以到湖上去。爸爸早已沒有官做了，他們卻還要做雅人！她用力推開碗，很想找個理由來鬧一下，卻

又想到睡在牀上的楊先生，据最近從王仲他們的情形看來，似乎她們的生活很有一點新的希望。於是她忍耐着氣忿走進裏房去了。

湯老二娘的失敗，傾刻又被許多人聽到了。消息也像風中的雨雪一樣，不停的向四方飄，飄到一些關着門的屋子裏，一些冷的，陰暗的，顯得空洞的屋子裏。

「都是些鬼！這些穿長衣裳着皮鞋的鬼！」杜老闆含着
着一根長烟管，也在他自己家屋裏歎息。

「太太，哼，什麼太太呀，我真見不慣，那麼大年紀，還蓬着那一頭二道毛……」老闆娘坐在矮櫈上臨着窗口

績麻，腿裏夾着一個小木箱，裏面瓦缸裏有一星星火。

「娘！到底是怎麼回事，人家都說她藏了許多施賑的錢？」

「誰知道呀！他們有錢施賑，卻要勒買我們的地，照市價也不肯，還只說我們老百姓靠地皮發了許多財，看你爺把那三畝地又賣了，明年春上拿什麼來種，我們也快要人來賑濟了！……」

「到了那一天，也許還安靜些，這幾年我們是一見到那些穿長衫的人來這裏穿，我們就得提心弔膽，藏在那頂呢帽下的，真不知是些什麼鬼想頭呢！」

他們有過一些地，一些破房子，可是慢慢的歸別人買了去，別人在那地上蓋上一些平房，或是洋房，拿着很大的租金。這本來不是他們願意的，但結果總是這樣，他們拿的一小筆錢，又不夠什麼，慢慢也就不見了。

杜老闆是這樣，隔壁的他的堂兄生活得更壞，他們後邊的趙老四還不如，咳，今年的冬天真冷呵！

不冷的冬天只有臨溪洋房裏的張公館了。

「好雪，只是還要大一點。」這思想在裹在皮大衣裏的張老爺的腦中滑過，他正從暖溶溶的屋子裏步出來，清涼的風拂在他紅潤的面孔上，他覺得格外清醒。他的發亮

的眼光搜索着一切隱藏在潔白的雪花下面的景物，他的鼻孔大大的張着，在吸取這晨間的清醒的空氣。有着小蕊的唇吻，不自覺的在一種驚奇和美妙之下噙動着，像他常常在一個美的女性前面一樣。

汽車已經停在掃乾淨了的走道上，玻璃上面有着薄薄的一層霧。

有了苞的臘梅才使人擔心呢。

老爺覺得很滿意了，一脚跨進了汽車，何生接着又把門關上。他什麼時候都做出一付在聽着的樣子。

「打電話到徐公館，請他們太太小姐們來看雪，吩咐

廚子多預備點合口味的菜。黎三少爺同少奶奶也打電話去請。

汽車在平的甬道上走出去了。橡皮輪的兩邊，飛濺着一層霧似的水。

太太像解除了什麼似的，鬆着一口氣，又把身滾到牀外邊來了。她一點也沒有不愛他，可是她近來在想着一個人，她很喜歡在沒有人的時候，舒舒服服自自由由的想一下。她年輕，美貌，她受過高等教育，會唱，會彈，會畫，會發表一點意見，當看過一篇小說，或一個電影，那些意見都是很高尚優美，正適於一個高貴的太太的。她很厭

煩了那城市的生活，每天應酬着一些朋友，打牌，看戲，下午上咖啡館，禮拜六的晚上便去跳舞，而且她是一天天的瘦弱了。她須要清靜，須要空氣，她們搬在城外來，然而她又戀愛了。她是常常要鬧着戀愛的，戀愛於這些人就是一種美貌的營養，像蘋果或是橘子一樣。

爐子裏燃着熾熱的煤，窗簾還重重的垂着。有一縷水仙花的香意流蕩在房間。這房子是經過匠心佈置的，全浮着一層溫柔的紫色。一隻貓貪睡在沙發邊。沙發的靠手上有一本翻過的小說，裏面大約講着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事，一些苦痛的甜蜜的這些生活的享受。

桌子上有陳設，一件古董，一束鮮花，牆壁上一幅字，再一幅山水。來一點音樂，來一杯美酒，但假如沒有一點新的戀愛，沒有一點傳奇，一點詩，這夠多麼顯得平凡和空虛。所以她戀愛了，而且她除了戀愛便找不到新的遊戲。他當然也有他的佳遇，不過他不說，她也不問，她無須乎這些。他們平和的生活着，大家過得去，有面子，就夠了。

她的心像這房中的氣候一樣，溫暖，不太熱。她的雙臂膀，全從寬大的睡衣裏面裸露了出來，她望着那染紅了的指甲，她想着什麼，期待着什麼，但這些思緒決不會

煩惱她。

她聽到了，她知道外邊還在不斷的下雪，氣候仍在冰點下三度，但這於她有什麼相關呢？這更安靜的日子，正是她所須要的，她願意單獨深埋在這屋子裏，讓她幻想着一些奇怪的事，當然她有時也是很歡喜熱鬧的。

蘭兒在梳裝室裏整理着傢具。她本來想喫一杯涼水又懶得去叫。

有人在電話裏說話。

小門開了，一個花匠送了一大束花來。

幾份贈閱的報紙，原封的塞在廢紙簍裏了。

而門口又有什麼人吵起來了。

「我還說是叫化，又是什麼要藥的。誰告訴你我們賣藥……」

「可憐我家媳婦，唉，小孩子……不管有什麼藥，討點喫喫吧……」

邱家的老婆子顫抖抖的挨在那門口不肯走，幾根白頭髮從包頭布裏爬出來，披散在額頭上，臉上分不清是一些淚水，還是雨水，她那常有的一種天真的神氣，在這時是完全消失了。

「這一起傢伙討厭極了！全是何生惹出來的。走，還

不走，太太起來看到了又得罵我——

鐵門砰的又關上了，她被推了出去，她站不穩，就倒退了幾步坐在地上了。她用力掙，想從雪地上掙起來，但那麻木了，失了知覺的四肢像在空中撈摸着看不見的東西一樣。她想罵，也罵不出來，另外一個東西哽住了喉頭，艱難的灑着一點點辣痛的淚水，她無可奈何的望着空中，空中像是無底的，四方翻飛着那不知從何處飛來的雪團，還夾着細的霏霏的雨。

一線欲晴的陽光也沒有。

走來一條熟悉的狗，歪着頭望着她。牠背上的毛，全

是溼漉漉的。

溪邊有人在打冰，冰裂着，發出像碎玻璃的聲音。

遠處有汽車在叫，是上山去玩的吧。

另外一個淘米的也走來了。

兩個，三個，那起進城了的崗子上的女人，背着孩子的，陸續的向着家蹣跚的走回去，家裏還有人等着呢。

空着肚皮，蹣在棚裏的角上，想着抵抗着冷和餓的妻兒的命運。這樣的男子，他們也會使用過他們的強韌的手和腳，用這手和腳養活過自己，養活過老婆，但現在，沒有人要牠們了，牠們被休息着，苦痛的每天去打發那上路

乞食的弱小的一羣。

他們等着，這成了固定的希望，她們會帶一點夾着菜湯的飯，也許是焦壞了的，也許是三四天以前的。如果還夠喫，那一家就很融融了。

從前還做夢，夢想到有一天回去，那些生長了他們的土地又在他們腳下翻滾，發出很濃的泥土的香味。夢想到又有了二角錢一天的工做，他們可以買一斤麵，或是可以喊老婆把身上這件破襯衫洗洗後來什麼都沒有了，只想著：「唉，快天晴了吧！讓太陽出來晒晒，實在太冷了！」現在呢，他們可有一個新希望，這希望還沒死滅：

「不是今天，也許明天要來的……」

「差幾天就過年了，總在年前……」

「有了一件棉衣，就是風雪也就要好點……」

是的，是有個什麼人來了，穿得有一件大雨衣，擎了

一把傘，從遠遠的一拐一拐走來了。

「小黑子的爺，你看看呀！……」

「劉麻子，你出來，那個話怕真了！……」

「是不是那天來查過戶口的？……」

「呵，來了呵！來了呵！」

一家一家的都擠到矮門口向外張，無情的雪便放肆的

向門裏飛去。

不只一個，又顯出一個頭來了。是的，是那個來過的人！

用着好奇的心情，充滿了喜悅的孩子們，都縮着頸躲在大人的手彎下，咬着手指，嘴唇上掛着鼻涕。

雪地上有人迎上去了，卻不敢說話。

「這崗子上好大風！虧這些棚子還躲得住，沒吹倒」
後邊的一個已經跟上來了：「唉，曉得還早時，我們該在城門口燙杯酒喫。」

他只穿一件舊棉袍，他近來常常覺得背脊骨，胸骨作

痛，尤其當着有點冷的時候。

這一對人站在這裏了，他們躊躇着，巡迴的四周的望了一下，他們找不到一個可以避風的地方。

「有人來過麼？」

「沒有。」

從開着的門裏，他們望見了那裏面的內容，那些破爛不堪的，幾乎就是垃圾的，那末一些東西堆着，而地是溼的，還有雨雪在上面飄。而且每個家，都是有着那末一羣的，凍爛了臉的，腫着手脚的家屬。唉！這樣生活的一羣！他們居然也活下來了。

「冷不冷？這棚子不怕倒麼，再要下點雪的時候？」
他們忍不住要問。

「怎麼不冷。昨天那邊就倒了一個棚子。嘿……先生……」
「有誰這末答應了。」

「是不是說要發點棉衣給我們……」更有誰像是在自語似的。

「今天大約要來的，你們莫急，發是總會發下來的。
只是——老黃！我們還是下崗去，在什麼地方借個電話打打。」

「贊成，贊成，獸在這裏也不會有結果。最好弄點酒

吃吃，實在冷得可以。今年的我這凍瘡，是頂拐頂拐！」
沒有人捨得他們走開，他們身上有希望，他們帶了來，他們停留在這兒，他們怎麼就能這樣走開呢？心是比冷還覺得難受，他們什麼苦都吃過，但是這一點點可憐的嫩芽，却經不住損傷了。

「先生……請屋裏坐坐，……請再歇一會兒吧！」終於是誰有了這說話的勇氣。

「到底衣服拿來不拿來？」接着這樣放肆的話，也意外的說出了。

然而那兩個人卻懶理會得，他們又一個在前，一個在

後，艱難的呼吸着冷氣，朝着來的地方走去。

也沒有一個人追上去把他們抓回來，雖說大家都有這樣的感覺。

「難道又是騙我們一陣子就算了……」

西北風又循着每天的例，在下午又加大了起來。雪片也是更密更密的在風的糾纏裏亂飛。人的心上，有一把看不見的刀子在割着。

「唉！大約又只是他們的一場開心！」

連影子也看不見了，這些送着影子下去的一羣還佇立在門邊。

宋大娘又唱起來了。

「十二月裏來風雪永無邊，

……

「也許還要來的，今天還早吧……」

他們等着，等着等了半天，果然又一個黑影慢慢的爬上來了。

這次可是一個女人。

這女人越近，他們全認得這就是二十二號裏的楊太太。他們不只認得她，而且怕她，比有些男人還使他們怕。她的確幫過他們許多忙，常常找些人來周濟，她也常常送

一點東西來給他們做，可是你若失錯走上她的門時，她也會比一條母狗還凶的把你打出來。有兩次，大約是她後園裏的石榴被偷了，也許是她廚房的鍋子不見了，她就一口氣跑來，幾乎把所有棚子全翻遍了，她跳着罵，喊了巡警來巡警也怕她。她有關氣的朋友，她那些朋友的名子和官銜，巡警也全聽到背得了。她也常常送點小菜給巡警們喫。他們都恭維她。

「呵，太太，喫過飯了嗎？」

「呵，太太，冷呵！」

好幾個人都向走近來了的她打着招呼。大家心裏又來

了一個新的鬼胎。

「哼！我來看看你們的，還好，雪還沒有埋了你們」

「呵……太太」

「哼。衣服還沒有拿來嗎？這些傢伙，這全是我要他們給你們的。誰肯管你們凍死還是餓死。只有我，從前我也做過許多好事，我們老爺幾十萬家當就是這末光了。現在當然也做不了這末多。好容易才替你們弄了這批衣服來，可恨他們還不送來。」

「是的……謝謝……太太……」

「……只是……不知道幾時有錢發下來……」

這句話不知又是誰說的，這很傷了她尊貴的心。

「錢，你們還不放心我嗎？一年四季，想想看，誰還有我照顧你們。我告訴你，王老爺是我們頂要好的朋友，他是在××院，他答應我每人給你們一塊，他又不清楚人數，只送得一百五十塊來，一人才攤七毛來錢，我想想哪夠，天天派人去催，你們還要不信我，我就不管了，我又不該管你們的！……」

「……」

「……」

「哼！你們，我是真看你們可憐，才這樣……好，我回

去了，明天替你們送錢來，一個人七毛，衣服假如送來了，先來知會我；他們清楚個屁。我不來，看哪個敢發！」

發着威的她掉頭就走回去。牠有點興奮。她實在是個能幹的人，就是太容易生氣一點，近來是更狠，總因為事情棘手，又怕壓服不住人。她從前做官太太的時候，她是從來沒有這末想到的，她也同一起前進的婦女，開過會，喫過酒，現在那些女人都在機關上有了一個不大不小的位置。她們不來找她了，她們忘記了她，可是她倒更記得她們，一聽到牠們的名字，就起着一種說不出的懷恨。

回到家來時，家裏並沒有什麼客。她覺得很空虛，她

常常都在以爲什麼人該來看他們了，尤其是在楊先生病了的時候。

客人倒一起一起的到了張公館。

「昨天的歌后情癡，真是太好沒有了！」

「不，影片真不能動我的心，左右不過那一套戀愛，

美國人的戀愛，真淺薄，……」

「哈……我們的『沙樂美』又有了什麼深刻的戀愛觀了，可得而聞歟哈？嗎……」

杯子裏動盪着紅色的飲料。

披亞娜的鍵盤上也響起「春天來到了」的歌曲：

「……我是應准了的嗎，

在今年的春天……」

斜橫在軟椅上的腰肢，仍畫着窈窕的曲線，在薄衫之下顯現着。不時有眼光從上面掃了過去。

爐子裏也燃着熊熊的巨火。

外面依舊沉沉的下着雨雪。

天是在什麼時候陰暗了下來。厚的雲層，隨着有勁的風，趕了來，去了，那更厚的又跟着堆來。人心上也有着雲，這些雲吹不去，却反隨着天的陰暗而也陰暗了下來。明天也許天晴吧，但心上幾時會有明朗來到呢？

棉衣服沒有拿來，但總有一天要拿來的吧。

人罵着，在各個的小棚子裏洶湧，飢火與怒火翻騰，小的孩子被打了。夫婦又不和，觸眼的全是使人生氣的東西，大家都沒有體貼，沒有理解和同情，在不順的環境中，人就是這末變得易動，暴躁和殘酷。

在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一個茅棚子裏，邱家的小嬰兒也正在陰暗的空氣裏掙扎，他是無知的，却本能的也要活，但後天的失於調攝，他沒有營養，沒有溫暖，儘憑了一點點母親的心是不能活下去的。他已不能呼吸，只時時擺動着手足，他睡在他母親側邊，那個年輕女人只神經病者

似的槌打着自己的胸，那胸上有塊東西，壓着她，使她也不能呼吸，她看不見她的兒子了，她沒有思想了，只一團黑暗，無底的黑暗包圍着她，時時把她嚇得叫起來。

老婆子自從在雪地裏打滾回來之後，就發熱頭痛，她也睡倒了，媳婦的歇斯蒂里和嬰兒的瀕於死亡，使她也像個小孩似的不斷的啜泣。

邱佬這時也沒有什麼話好說，他知道他沒有力量能抓住命運。死的，既然命裏是注定得死，就讓他平安的死去吧。他也沒有力量可以使屋子裏的空氣變得冷靜一點，既然是該傷心的也就無從勸好。他只默坐着，眼睛定在一處

，是在等最後來到的將更可怕的時候麼。

兒子已經出去了，他一看情形不對，他就想到處置的問題，他去討一口小白木棺材，他忽然覺得讓他有個小牀睡睡也好，或者不至太冷吧。恰巧他又知道有這末一個地方是專門施捨這種東西的。

屋子裏沒有燈，是完全黑了，孩子不知在什麼時候斷了氣。那小小的身體在微溫的溫度裏冷了下去。

這個一直到父親的回來後才發覺。雪光從一扇忘記關的門裏照進來，看得見幾個倉促動着的影子。

「啊呀！我不要活了呀，我要我的崽……」媳婦更加

用力的撕着她自己，她摟抱了嬰兒又放下，又發瘋的搥打。

父親輕輕的把那失去了生命的小屍身抱了過來，找一些破布片包裹着他，因為他想着外邊是冷的，而他還須到一個更冷的地方去。

嬰兒是瘦弱的，半閉着小眼，平平安安睡到小白木盒子裏了。

老頭子也走了過來幫着打那釘子。

兩個女人就又狂亂的叫着哭着。

弄好了棺材的父親，就又無聲的挾着牠，看也不看家

裏人一眼，就又從那開着的門口向黯淡的，被雪淹埋了的原野走去。

一陣猛烈的風撲來，把搶着要跟出去的年輕女人打倒了。老年人就順勢關了門。

有幾個窗戶裏，那掛得有厚簾的，透出橘色的燈光。孤獨的在雪地裏替兒子掘着墳墓的鏟一鏟的聲音，被靜夜的風播送到一些不能睡的人心中。

但不久連這一點聲音也消滅，只剩着肆虐的風雪，霸佔住這里的夜。

陳
伯
祥

在一羣蔘生的人中間，我看到他了。他又高又大，臉上全堆着密密的大顆的麻子，影響到不能辨清他的眉目和鼻，嘴是看見的，大約是比較大的原故。他坐在我對面的靠背椅子上，裸着上身，穿一條黃短褲，底下又是裸着的粗黑的腿。他似乎是在擠着，也許是瞪着那一縷線似的小眼睛望我，所以我也就把他打量了一番。

原來我們還該睡在一間房子裏。

我們沒有說話，只從他手上我接了一枝香烟，又是什麼時候我也遞了一枝給他。

從他同別人說話的口音中，我聽到道地的上海話，我

懂的十之八九，另外有許多口語，簡直是我從來沒有聽過的。

『他一定是沙眼，』當我用着他的洗臉手巾的時候，我自然的這末想，因為在早上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在那不大看得見眼睛的地方，竟浮着刺目的兩團綠色的眼屎，我當然沒有什麼猶豫還是用那灰色的小毛巾洗了臉，不過他一定有沙眼的這觀念是在這時產生的。

比旁的兩個人他更不離開這房間。他似乎並不會唱戲，也不會唱什麼小調子，所以他總是靜靜的躺着。有時我疑心他睡熟了，望望他，他却在看書呢。大半的時候他都

拿着那一本三十二開的有着灰色書皮的書。我故意捉住了一個機會跑到他床邊去看一看那書，因為我也希望有一本書來遣去這長的白天，原來是一本三民主義問答。我問他這是一本講什麼的書，他告訴我他一點也不曉得。他笑了一個很天真却又有點意味的笑。後來幾天這書還是很少離開他的手。

常常吃着別人買來的瓜子或鐵蠶豆，連別人買來要補一補身體的魚肝油，也毫不客氣的幫着吃。我就做了兩次小東道，打了半斤酒，買了點燒鴨，他却又是最客氣的一個。就是平常吃飯，他也是讓着我的，只要我一離開桌

子，那比較有點肉的那樣菜，我就看到連汁都倒在他碗裏了。

總是領到了薪水過後，常常看見他們買一點襯衫，膠皮鞋，襪子，甚至香烟盒，幾種用場的小刀之類的奢侈品都買了回來，而他還是什麼都不買，穿着一件怪難看的白色西裝坎肩，和一條衛生褲，在走路的時候，使用一把大蒲扇掩着前面，擺着大八字的走了出去，或走了進來。天稍稍有點熱那件坎肩便收藏起，背上，手膀上也佈滿了許多大麻子。

後來我們不只成天抽烟了。他拿了一付骨牌來，我們

玩搶開，接頭，撲烏龜，撲蝎子，他是這裏面最能幹的一個。他又拿了麻雀牌來，我們打兩毛錢一鏟，他也是顯得最有心計，他常常提醒我告我。現在我們擾得很熟了，他時時逗大家笑，譬如他發九餅的時候，他就說：『陳伯祥來哉，』或是一抓到三索，他就更擠着小眼問大家：『像吧，嘿！』他贏的時候多，他居然拿贏的錢買一些酒菜，或者買幾十個餃子請客。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家信，他來請我替他看看，我以爲他騙我的，我不信他不認識字，我不肯唸給他聽，他再三請我，我只好唸了，又解釋給他聽，他非常快樂的樣子，

顯着濃厚趣味的笑說道：

『儂邪氣好！』

接着他就恭維我一陣，說能識字是幾多幾多好，他一定要請我教他，可是後來他又說出字是一點用場也沒有的，只有手槍才真使他羨慕，於是他說了些一段段的故事。有一次，那還是他在上海楊樹浦的時候，他是一個汽車夫，他替一個親戚運了幾枝這個傢伙，他悄悄拿了一枝，在曠地上，朝一隻狗射擊，砰的一下，那狗就跳起來，汪汪的亂吠，叫得不知多響，牠並沒死，子彈只打進牠屁股，他却真樂，直到現在說起時，還不能不唏着嘴笑，而且連

着說着『勿騙儂，真寫意……』他又說，有兩次一些人抓着他去開會，他幾乎悶死，還給了他兩捲紙頭，要他去發，他就通通給了燒餅攤，他說：『真正鴨屎臭，』他常常要加這末一句的『啥人要去_看，就看了有啥格用場，弄得勿好，巡捕房裏吃官司哉，打屁股，吃洋火腿，就算同儂客氣，勿值得！有浪手槍，管儂啥人，先下手爲強，拚拚總勿冤枉。我最恨最恨的就是紙頭，有本事寫寫總歸沒用場格！』

過了幾天，他也將別人買來的現成紙筆拿來請我寫幾個字，教他我就依他寫了如下的幾個字：『陳伯祥，本事

巧，臭蟲咬，睡得好。紙上兩行字，三天認不了！」他每天就把這幾句話在口頭上念，用筆點着念，他遠不如一個小孩，我忘記他唸了幾天，總之，不特沒有把字認進去，就從沒有唸順口。他一唸的時候，大家便笑他，他自己却從沒有笑過，我疑心他就只想逗大家笑笑。

有一天，他要上街了，我當然不會知道是什麼事。他却穿得十分整齊，條子紡綢的短褂和長褲，還有一雙黑皮鞋。在稀稀的垂在低額上的幾根黃髮，也用了一點油梳上去了，搖擺着走出去，神氣的向我說：「晏歇會！」頗有一點大亨的樣子。大亨兩個字是他告訴我的，他常常故意

同我說：『儂嗎，是大亨，阿拉是癩三。』

回來的時候，他帶回一把檀香木大摺扇，這扇子同他衣服等等都很配襯，所以我說很好。他快樂極了，一定要我在那白紙上寫點東西，後來我在那上面寫了一個罵人的，大約是罵做官的故事，故事很幽默，他倒很滿意的樣子，題款是「伯祥大先生囑書」。

他不只這一套漂亮衣，他還有幾身，可是他在家的時候，連短黃褲都捨不得穿，他說要是在上海他老早就穿起上大世界去白相，他打野雞就從來不吃虧，漂亮，架子，老門檻，我相信他並不全是吹牛。

日子太長了，我們大家像住在一個荒島上似的，一天到晚不離那間大廳，全無事做，我就成天逗着他們說一些他們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都很能動我，不知給了我許多知識。他們都是飽有經驗，從生下地就不斷的在生活裏打翻滾，都過了許多奇怪的日子。伯祥也說了許多他在一二八運子彈的經過，他描繪了戰爭時的情景，他說得最好的還是他趁機會怎麼設法硬騙了這輛車去做運子彈的事，而他在這種工作裏每天可以拿四元錢，當然仍舊能夠偷得到汽油。別人的故事只有比他更多波瀾，但誰也沒有他說得坦白，他說起一些社會上所認為不道德的事，我始終疑心

他太誇張，也不明白他用意。

後來我們繡花了，他竟耐心連續了兩個下午。我擔心他眼睛，就勸他，他像興緻很深的沒有聽我的話，我知道他也是太無聊的原故。

無聊常使這幾個粗壯男人爲一點點小事生氣吵架，有時甚至幾乎動手，但這裏面有一個，從不同人衝突，也不勸架，這人便是他，他是幾乎連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也不發表一點意見的。不過有一次不知道爲什麼，把一羣人都叫到後邊去了，說是同街上人打架，回來時，他述說他英勇的戰蹟，那種得意，我當時有點難於了解。他身上的確中

了一拳，用酒揉了半天。

後來，就有幾個人正式跟我們讀書，有一個讀英文，有一個讀中文寫字，有一個歡喜讀小說，他天天都要問許多他不懂的字。他們還買了一本法網我唸給他們聽，他們替我改句子，使句子更容易使人懂些。這時只有他，他無論如何不能跟着唸下去，有時也自嘲似的又翻出我早些日子寫的那張字條子來唸唸，於是他笑了，因為別人已不再笑這樁事。他就買了一個蒼蠅拍，成天拍蒼蠅，又把死蒼蠅放在院子裏地上，讓成羣的螞蟻來抬，黃螞蟻和黑螞蟻又打起架來，他似乎看得很有趣，不大疲倦。

他常常替我着急，問我住得來住不來，同我講上海，又同我講南京的山，說他這還是第一次看見山，他是向來就不知道山是個什麼樣子。我知道他是在着急他自己，他一身的筋力，就全消耗在這一間房子，同我講閒話，我倒有點替他苦。幸好有一天他就被叫走了。他是穿得很漂亮的離開的。過幾天或七八天，他也仍舊來一趟，我觀察他很得意，來的時候總還要買點東西給我們吃。來同我們購談一陣，慢慢就又談到女人身上來了。最後我知道他在供給另一個家。他還同我商量討兩個老婆好不好，因為他還有一個未婚妻在楊樹浦紗廠，是他第一個老婆跑了之後剛訂

下的。

我離開那裏的一個早晨，他湊巧也在那裏。天濛濛亮，他穿的駝絨袍子，這使他顯得很「大亨」的，他遠遠站着，我知道他在擠着，也許是瞪着小眼睛望我，我們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互遞一枝香烟，因為我對這事早已停止學習了。

這人輪廓在我腦子中保持很清楚，不過恐怕仍是不能好好的立體的素描下來，將來也許有機會，還要替他寫一篇。現在可算結束了！

八月生活

——報告文學試寫——

這宇宙

這間大屋子現在可熱鬧起來啦。我們有八個人都睡在這裏，在我們身旁，還沉沉的睡着有十三張比我們更會喧鬧的龐大的怪物。牠滿身穿戴着鋼鐵的衣，踏着鋼鐵的手腳，飛舞着，嘯叫着，舐着油和墨，幾十會，幾百斤的紙片吞進去了，又吐了出來。可是現在他是沉沉的在大的牛皮紙下睡着了。我們八個人，八個新來的借宿在這裏的學徒，

就傍着牠們也悄悄的睡下，我們是睡在牛皮紙上邊的。牛皮紙就舖在這一塊塊剛剛腿去青苔的石板上。這屋子是真潮溼，已經有三個害了腳氣病，天天喊着腿的骨節痛啦。我們也並不是安靜的傢伙，縱是在夜晚，好像都是死去了似的咧着牙伸長着四肢，螞蟻，蚊子，或是別的虫咬着也一點不在乎的腿，不，我們並不會很安穩的睡去，有的從夢中吵着吵着醒來了，醒來了還要罵兩聲才又倒頭睡去。有的大叫，聲音又尖又銳連很遠的地方的人也驚醒了。還有丟臉的角色，他會在睡夢裏嚶嚶哭泣，像死了娘的小媳婦一樣，也有喃喃說着的，也有將牙齒磨着，磨成一種怪

難受的聲音。還有老鼠，成羣的，也常常來做着襲擊，騷傷着我們，所以這屋子是連夜晚也不會很寂寞的。可是在我們來此之前，真想像不出牠該是多麼冷落，只要看了現在那時時都要粘手的黑黃色剝蝕着的牆壁，和屋角上殘留着霉爛青苔，還有許多不時從屋瓦下爬出來的綠色壁虎多足蜈蚣，以及張着網的大得出奇的蜘蛛。聽說是有過很多怪誕故事的流傳，但自從我們這一夥，跟在這一羣鋼鐵巨獸來到這裏之後，就成了很嘈雜的世界了。

這是一個古祠裏的大廳，現在做爲我們印刷所的機器房的。我們是把所有的年青的時光，都安置在這裏了。

主與僕

底底達達，一個穿短褂的進來了，接着是穿工衣的，這種衣服最神氣，而第三個又穿着長衫，這一羣也足有十幾個，他們是比我們高一級，師兄；高兩級，師傅；高三級，領工；還有工頭，工務主任。經理……是可以說是我們的第一個主人。

「豬糞，揩面水還不拿來！」一付全是瞇睡的脸，再加上投來的憎厭的目光。

「死人！賬也算不清楚，便揩油！」另一付更加欺人的凶顏，像預備咬人似的。

這裏是沒有僕役的，學徒們兼當了這職務，三頓飯的時候便忙個不歇，忍受着呼叱與辱罵，竭力收着笑容，愁容，縮短着手腳，使佔住的空間愈少愈好，免惹起注意，但我們似乎實在太壞了，「無是處，耳目口鼻都成了開罪之由，譬如就時時聽到：「看那眼，賊樣！」或是，「閉着你那鳥嘴好不好？」但如果生得漂亮了，我們裏面當然也有長得很好看的小夥子，……不過倒也還是甯肯醜一點的好。這些主人們也不是全然這末凶的，譬如因為我們加

倍的努力，替他們偷印了一些外快的時候，或是他們打牌贏了錢，他們也不吝嗇一點笑容，甚至還可以給半枝吸剩的香烟。

在另外的時候，當早晨八點鐘一響，不管我們的肚皮是不是也填了一點東西，而第二個主人就毫不容情的站到我們身邊了。我們還穿着老早就該換下的滿是灰塵和油污的髒衣。爬到這個怪物的身邊，牠是休息過一夜的，而牠却的確是養活着我們的，這可愛的龐大的機器。牠在昨天也經過一整天的掙扎，遍身全是汗，昨天上好的油，也排泄出來了。四處狼藉著黑墨。我們有時爬在牠肩上，摸着

那滾龍，還揩拭那巧妙的咬紙的牙齒，有時鑽入牠肚腹，扭緊一些鑼旋釘，免得輪軸有動搖。再鑽了出來，審視那些五六寸寬的，三四寸寬的皮帶，這些可以咬去了手和打傷了腦袋的凶殘的傢伙，但當他們去審視牠的時候，牠是無知覺的，襤褸的掛在放光的鋼輪上。有着破損，帶着病，一任我們去播弄。很快的這將軍樣的東西便在我們靈敏的手指下，從疲勞的污穢中又恢復了閃亮和精神，成爲了一個很有氣概的主人樣子。却還要去喂飽牠，每人提着一個長嘴的油壺，在每個小孔裏各灌進一滴黃色的濃液去，一直到牠們滿足。於是這更顯得寒儉的我們一羣，便麼麼

着又吐着，而響着振腦的嘯鬧。

膠

一看到師傅們也苦着臉感到麻煩的時候，我們也許要搭上一兩句，軟和着聲音說：

「師傅！買外國膠好了，爲什麼不買外國膠呢？外國膠不是好用上一個月正或可以兩個月的麼？」

「操勒娘格戾！」我們也懂得這決不是罵我們，也不會是罵經理或主任，不過話總得這末開頭，接着是一聲沉重的：「愛國呢！」

如果我們膽子大一點的話，我們也會體會他的意思
問：

「師傅！這機器，這紙張，這……是外國的，還是中國的呢？」

「關你卵事！」自然還不是生我們的氣。站在大灶邊加着煤塊的，或是站在高高的，用長木棒攪和着桶裏的膠的我們，却悄悄的笑了，大的熊熊的煤火的光映照在一羣斑斑點點蓋在長髮下的瘦臉，似乎看得出有一絲滿足，但到底快樂着什麼呢，怕自己也並不會懂得的吧！

師傅當然也理解外國膠的價值是超過了學徒的勞力。

不過也只好隨着經理說什麼提倡國貨囉，而我們呢，我們能懂個什麼，我們只是一羣髒的蠢的學徒。

這鍋爐真不小，每次總要容解着六七十斤的膠，是道地的中國牛皮膠，水因了猛烈的火在放膠桶的大鍋裏沸騰，那硬的固體，便慢慢軟化，一直到像糖的東西。然後把這些溶液注入膠筒裏，是有着十幾斤重的兩塊半圓柱形的鐵片，當中再加上一根有羅旋的鐵軸。燙手的膠液在這理睡上一會，又慢慢凝固了起來，冷了，成爲一個個的膠捲。舐着鐵板上的油墨，又舐着排好的鋅板的東西就做成

了。

不過這個太不經用了，在運動了兩天或三天之後，便開了裂縫，於是又從那鐵軸上剝下來，再做。一部機器上有七根膠捲。做一次大約要四五個鐘頭。

一片杭育

「杭，杭嗜嗜海，海，海嗜……」

排字房的學徒，捧着盤子，一個盤子裏放好四塊十六開的鋅板，哼着送來了，我們不期然的會給他們一種笑容，因為想得到的叱罵就會落在頭上來的：

「死人！這也要哼！」

「飯桶！只會吃飯！」

反轉來，當我們把盤子從機器上拆下送回排字房去的

時候，也常常要不覺的「杭唷海，杭唷海」的哼過去。於是他們也回答着示意的笑容。但大半時間是不哼的。因為這鐵盤可不算太重呵！同我們背着那些膠筒時一樣的不准皺眉也不准歪嘴。抬着大的鐵鍋，或挑着水的時候，爲什麼也不准我們出一聲呢。我們是很喜歡唱着的，爲的唱着唱着好減輕這些從肩上，手上壓下來的重量。

不過有一個時候，我們是放量的哼着，就是我們從堆紙房背着那些報紙，瑞典紙，道林紙，厚磅紙，毛邊紙，以及各種做封皮的紙，經過走廊時候，你去，我來，彼起此歇，我們喊着，「杭唷海，杭，杭……」我們的臉在整

令或是半令的紙的重壓下，紅着，紅到發紫，汗濕透了衣服，頭髮上也垂着汗滴，手脚都麻木了，却又機械般動着。喉嚨裏壓出這一片杭唷，而這一片聲音配合着一些機器的轉動，也許要鬧着一些人們，但在我們自己似乎倒不聽到了。聽到的時候，是看到那些摺紙房的學徒將這些印好過的紙又背到摺紙房去的時候，他們是一羣多麼醜小的動物啊！

一令紙有六七十斤重，一個鐘頭可印完，一部機器在一天之內如印六個鐘頭，則須六令紙，同時這十三部機器轉動，是七十八令。七十乘七十八是五千二百六十斤。來

離別

時間一天天的溜走，我們這裏沒有陽光，缺少着空氣，過去了夏天，過去了秋天，而寒冷的冬天却跨着大步威脅着來了。機器的跳動弛緩了，師傅的臉像十二月的水，我們的工作減少了，我們的叱罵也減少了，却又來了另一條鞭，這鞭不只恐駭了我們，連師傅們也嚴肅起來了。他們多半都是有着家室的。這一個星期來，都是談講着我們的這印刷所要關門的事！多麼可惜呵！我們的機器！這

張我條理熟了的全張機，你那張對開機，牠們要停止活動，要被出賣麼？我們不但不恨我們的師傅，反形得和氣，但經理老早就不來了，我們交涉過，却一點用也沒有。終於在有一天整個機器房，這親切了八個月的大廳，以及其他許多部門全停着了活動，我們被遺在這陳死的屍身間，找不到出路，也找不到歸宿。徬徨同着飢餓的脅迫來到了這裏，瀰漫着一片淒慘。我們雖是無處可走，但一天，兩天，挨到最後一天，仍被趕了出來。拋在街頭，拿着幾個算剩下來工資，那每月八元，却又扣去火食六元的餘剩，在這些餘剩裏還加上了陸續的罰款，爲了偶爾的

錯誤。我們，連同我們師傅都無言的分了手，互相找不到一句安慰的話。這時才覺得我們是多麼親熱的一夥呵。

在以後，另外的地方，我們當會又遇着另一批親熱的伙伴，同時在一塊又流着汗，消磨着血肉，把我們的勞力與時間，更廉價的出賣着。

這八個月是結束了，這我們會咀咒過的八個月！但假如我們都還沒有找到另外的地方，而流浪在街頭的時候，這八個月又該是如何可羨慕的呢！

團
聚

一

搬到鄉下來住，這是第三年的開始。今年的春雖說來得遲一點，一眨眼，也就快到清明了。去年插的柳枝早已發了葉，稀稀幾絲向池塘裏彎着腰身。幾株小桃花也夾在裏面染上了點點的紅。遠近的羣山，那些不大的，全植着老松的蒼翠的羣山，也加了可愛的新綠，而且在這些嫩草中，或是佈滿了苔蘚的岩石邊，一叢叢的野杜鵑，密密的盛開了。有陽雀，也有許多奇怪的，拖着白色的長尾的鳥

兒燈鬧的啼着。還有一種頂小的鶯，在黎明的時候，就開始了委婉清脆的歌喉，從這株樹上飛躍到那株樹上。一些小虫，爬着的又有些生了翅膀，飛舞着花衣，在春天的景物中穿來穿去，一切的東西，靜着的動了，死寂的復活了。隨處都探露出一種氣息。是「生」的氣息呵！

可是在屋子裏，在這棟雖經過改修，却還是顯得陳舊的屋子裏，在那有着火坑的一間，火還是不斷的熊熊着。這都是些在冬天便鋸下來的老松樹的根，常常因為沒有乾透的原故，和爲了省儉，在柴的上面又加上許多穀殼，火焰便小了下去，濃的烟一直往上升，在樑柱間打着迴旋，

慢慢地從有着格子的門上邊軟軟的飛走了。所以在那些常為煙留連過的地方，一絲一絲的全垂着長長短短，粗粗細細黑色的繆絡似的東西，這屋子就更現得幽暗。圍着這坑的周圍，經常放得有幾張大小不等的柳木圈椅，家裏的人一在沒有了事的時候，就可以全聚在這一間，在冬天，尤其是有着了一點熱茶，更加上有幾個大芋頭在熱炭中煨着的時候，是頗有着一種家庭的融融之樂的。不過在這時，已開始了春暖的明朗的陽光的。這時，大半椅子全空着，只有在一張最大的上手方的圈椅裏，陸老爺還仍擁着一床破了的狼皮氈子高踞着。沒有什麼人來陪他。他是做過官的

人，他很有修養，他不大喜歡發牢騷，有時拿一本小說看看，但一聽到有脚步聲在近處響着，便昂起頭來聽，他實在希望有個人進來談談。若是這走過去的，是那小女兒貞姑的話，便總是先撚一下那鬍子，喊道：

『來，暗，來裝袋烟！』

一根一尺多長的旱烟管便放在他嘴上了。這根烟管跟着他許多年，經歷了半生榮枯，翠玉的咀和象牙的斗，由晶瑩而浮着不潔的焦黃。自從搬到鄉下來，全吸的是自製烟草。

『爹！這烟臭得很！』貞姑在裝着烟的時候常常要這樣

說，或者就說：『這烟有什麼好吃，我真不懂你，爹！』她並不很喜歡這差使，雖說她爹每次看到她的時候，看見她棕色的臉蛋全漾着天真和生命，他自己便感到一種輕快，在那老年的空虛的心境上得了另一種滿足。他總是那末和氣的答應她。

『唔，很好，這是自己園子裏種的，你媽也會做烟葉了，這沒有滲假。你不懂，你還小，唔，香呢！』

陸老爺是一個快六十歲的人了，前幾年還很雄的，他本在一個公司裏做着事，事情總算還好，但又是什麼九一八，過去了，又來了一二八，雖說他並不大管這些事，可

是公司却不能不受了影響，關門大吉了。親戚間因這次失業的很不少，他奔走了一陣，也就祇好退回到家裏去，想靠着一點祖田拖延着日子，然而在少年時便顯赫過了這落漠的晚年，是很不快意的，因此很快的便露出了衰老，尤其是從去年初秋時候的一場大病，一直到現在還不能復原。

這病本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駭人的大病，不過一直有半年。他實在不大清楚，常常嚙語，手脚也因為神經的失常而麻木，而失了知覺。他經常無非喃喃着，問着那失了業又失了踪的兒子的消息和自動的輟學回來的兒子的前途。

後來這兒子在鄰省找着了，一個小差使，於是背了一付小的舖捲和大的野心動身走了。而那失蹤的也有了下落，留住了一個堂房的兄長家裏，等着他的幸運，年輕人總是有着許多爲老年人不理解的狂狷和誇大的。於是他的病才又慢慢的有了起色，然而一直到現在，雖說早已顯得恢復了痊癒，可是總是怕冷，常常一人留在這無人再願進來的火坑間。往年的情形決不是這樣的，就是他自己也常常感到。

「爹，今天太陽好，把椅子挪到外邊去坐坐好嗎？」年紀比他小了二十歲的續絃太太，還保存着一付年輕的人的興緻，每天總要這末問他一兩趟。她現在成天倒捲起袖

子，忙着廚房，忙着下塘洗衣，忙着要照管小的兒子把豬食，雖說這年她又喊走了一個唯一可以幫助她的姑娘，她還不怎麼覺得辛苦。她的小兒子，和第四兒子都被停止了上學，在她還是還以為熱鬧的。

『風，有點風吧，我有點怕風，明天再出去吧。』老爺這末遲遲疑疑的說了。他一天天的推了下去。他有一點想見陽光，却實在在身體上會感到一種壓迫，他寧肯跪在他這幽暗的屋角裏，想着過去，也想着將來，他還會放一點美好的夢在不可知的期待裏。雖說他已是一個很明瞭的人，但，總有：『到了那天……』像這個那天的感覺，確

是常常感覺着的。

『好，不過這火烘久了也是要不得的，你得担心你自己。』從前她也許沒有現在能耐勞，在搬到鄉下來之後，她的確在不得不的環境裏，洗刷了許多浮華的太太氣，她學會做許多事了，不過，做一個太太應該有的溫柔，也就漸漸的減少去，自從去年她丈夫病了後，她就更在強硬之中自主了起來，由一個完全附屬的地位站到半中心，有權主持大小的家事，哪怕縱是一個很小的家。

他也常常感到一些意外的不馴，却反更愛她了，有時受了像申斥似的容顏，這是在他的少壯時代和他的性格上

都是不能容忍的，他也無聲的寬容着她，連最小的貞姑，也意識到爹是越來越和氣，甚至可以疏忽一點的了。

這幾天他常常想着一樁事。他盼望着他的長女，她是一個已嫁的長女，她從小就沒有母親，並不能同後母住得很好，嫁得又不如意，前幾天就帶了信，說是要回家來，什麼理由都沒有說。他是最愛她的，愛到使兄弟們有着無言的嫉妬，其實也不過由於同情，他憐憫她一些罷了。

『爲什麼呢？這孩子，……』他時時這末寂寞的望着在空中飄的火焰。火有時舐着一把銅水壺底，這壺穿着一身厚的黑衣，被懸在一根倒掛下來的柳木叉桿上的。不時

從那裏放射出一團團的白汽。

太太也幫着望了兩天，後來就忘記了，偶爾聽到提起，却又失去了興味，而且她想着那個已被辭退的姑娘。她擔心這位姑奶奶能不能做她自己一部份的事。她應該曉得前年的大水和去年的旱荒很影響他們的家，使他們更難於支持，越陷在拮据裏，簡直是慚愧的苟延着日子。

他希望着，一個人悄悄的想，想着她小時垂着兩條小辮在家中使性子，她從小就有一種氣概，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不失去一種尊嚴驕貴的小姐氣概。她進了學校功課最好，人人誇她，她很會交際，有許多次她代替了後母，

走到一些必須的地方去應酬。他又替她選好了一個名門世家。誰知道公子却是一個最壞的浪蕩子。命運於是便把她毀了。她的終身只成爲她爹最心痛的事。就是她不回家，不在他面前埋怨咕咕，他也幾乎無天不懷念着她的。

終於有一天她回到家來了。

二

這天剛好又是好天氣。他們家的長工趙得福又下了田，他們的媽，這時正坐在門外邊弄草，蓮姑，那個比貞姑大三歲的女孩也坐在一株桂花下縫鞋幫。貞姑是受了命令要她陪父親的，但是她常常要跑到外邊來，她才七歲，什麼也不能做，可是她喜歡看她媽，看着她姐姐，她更喜歡跟着小哥哥去招呼雞，那些在竹林裏跑着的雞，和那些披着白羽毛常在塘中游着的鵝。而且看大河，幾個鷹，平

着大翅在青空裏劃着圓圈越飛越高，越高越小，她看不清了，閉着那疲倦的眼，嚮往着那些看不見的遠處，但是只要一聽到『嘯嘯……』的鳴叫，便又猛張開眼去找着牠們，那些她最愛的鷹。這天她跑過了坪壩，她丟擲着幾根偷來的油菜花，想到塘那邊，昨天小哥在那裏探了一束紫色的野花，捉到了一個黑蝴蝶，還有一個綠色的小得可憐的蚱蜢的東西。她在草叢裏走，這裏全開着小的白色的霧菜的花。她獨自一人在這裏玩耍得非常酣暢，但不意的她却受了驚駭了。

『貞姑！貞姑！』

她從草上抬起頭來看，她手上還拈着一根三個頭的苜蓿，她看見從山坳邊走了來的她的大姐。她還認得她，她擎一把黑洋傘，挾一個衣包，珍兒背在來發背上，她們一路走了攏來，她喜歡珍兒的，她快樂得很，她朝回家的路上跳着跑了回去，大聲的叫着：

『媽媽，大姐回來了！』

蓮姑也站起身來看。

她媽也慌忙起來，一身全是草，她還只將一半的枯枝團成把子。手上刺了許多條印，血在薄皮上隱隱的跳。她邊用圍裙拭着手去迎接這遠歸的小姐，她看見這蕭條的行

旅時，暗暗的驚詫着。

來客望着她，也敏銳的感到一種氣氛，「貧窮」這個字眼一下就跳進了腦子。她覺得很是酸楚，她們互相握着手，半天說不出話來。

「爹呢？他老人家病好啦吧？」

「在火房裏，他怕冷。」蓮姑搶着告訴她。

「是，今年不知怎麼的，你爹一直到現在都還離不開火，我真擔心他又得病，不是清明了嗎？」她開始抖着身上的和頭髮上的草屑。「你怎麼就這末三個人走來呵，珍兒倒長大不少了。」她順手接過那大的衣包。

『讓我看看他去。』飛速的，這來客一直朝裏跑着，她看見家裏一點也沒有變更，只是更顯得陳舊了些。春的陽光似乎並沒有把這房子照明亮。

從那向東的小房裏，透出一陣陣的烟味，她凶猛的朝那裏奔去，她大聲的喊起來了：『爹！爹！』這聲音那裏揉着歡欣，哀憐，感傷等等的情調。

『暗，是鳳兒吧！鳳兒！鳳兒！我望你這一晌了！』鳳姑一走進門坎，眼淚便涵湧了起來，她扶着他的椅背邊，不斷的啜泣着，她恨不得撲到他懷裏去。

孩子們都擠了進來，珍兒扯住媽的衣。

陸老爺也被她驟然的啜泣弄呆了半天，只說：『何必呢。暗，壓制一點，有什麼委曲，慢慢說吧！』

她坐了下來也是一張柳木的圈椅上，那隣近着她爹的一張，她用一幅大白手絹，拭那垂在眼邊的淚珠，那淚珠爲火映着，閃閃有光，晶瑩欲滴。

這時她們的媽，陸太太也脫下了圍裙，捧着兩個茶杯走進來了。她搭訕着說：

『鳳姐！你看他的氣色，總算不錯，去年真把我駭死了，那時真想你回來，姐夫又生着病。只是頭髮白的太多，你看眉毛和鬍子也花了。你也難得回家，莫傷心，

我們今年是荒，你還不曉得早就連穀種也吃了，二叔家答應借六担穀子的，過幾天去挑。要不是你三弟寄了兩次錢回家，也有十多塊，我們還不知怎樣呢！」

她倒了一杯茶給她，又打了臉水來，她把小孩子全安置在外邊了，於是去弄點東西給這遠歸的客人吃，她搜羅出一小袋玉蜀黍粉，可是沒有糖，她就到菜園裏去尋蔥，做幾個蔥油餅。

「唔，鳳兒！去年一場病，我真怕見不到你了，還好，又好了過來，你聽說二兒現在什麼地方？你怎麼瘦了，顏色這末青，你是坐轎來的，還是坐船來的？」

『坐船，在倉港上坡，一路就走了來，心想十來里路，不算什麼，走走却要好大一歇，又加上一個衣包就覺得累些。爸！你近來是真全好了麼？』她眼光不覺的望到了那埋在粗糠下的燃着的柴火。

他也望了望火，他告訴她他是完全好了，有一些怕冷却不能算病，老年人了，氣血不和，一冷就覺得骨節痛。往年他不是常吃一點酒麼？前年剛下鄉，他們還煮了兩担穀子的酒。後來又搭別人釀了一小缸，去年年成太壞，冬裏又加上病，就一點也沒有了。他說沒有也好，橫豎酒這東西於人並沒有什麼大益，不過可以和和氣血。

可是她却回憶到他過去的豪飲，一兩斤的汾酒，是不會醉的。尤其是一種晚飯前的習慣，每次總是照例三杯。她很不服，以為這都是後母處置得太過。她恨自己忘記帶兩瓶酒來。

她把衣包打開，檢出兩包機器掛麵，這使老年的父親很高興，還是正月裏有人下鄉姑母帶了幾斤麵來，以後就沒有吃過，他是頂喜歡麵食的。她還買了一包京冬菜，一包榨菜，和兩瓶味精。她是懂得他的嗜好的。

「么兒來，把這些交給你媽，要省儉點用，唔，鄉下有錢也買不出這些東西來。」

這小兄弟已經全變成一個鄉下孩子了。棕色的臉，和棕色的手脚，頭髮蓄得很長，禮貌也缺少了。他會幫着趙得福看牛，他能汲水，他上菜園，種瓜，他也下田，拔草，可是他還得做他最不願意的事，就是每天得寫一頁大字和一頁小字給爹看。他常常因為沒有進步，爹總是顯出一付不高興的臉：「你不是種田人家的子弟呀！你要記着，暗，你爺爺是……」

「鳳兒！你看這東西，」他等他么兒走去後便說道，「他簡直不想讀書了，明年若果你三弟事體好些，我還是讓他出去上學。難不成就看牛算了，到是二弟找到事，老

四也就出去跟着他。這種泥巴學堂就不必教了。暗，你看好不好？」

「什麼泥巴學堂，我不懂。」鳳姑一邊包着衣包，一邊問。

「暗，也實在沒有法子，就是在前邊祠堂裏有一個學堂，去年就沒有先生了的，今年村子裏的人來商量，我就要你四兄弟去混混，一節也有十幾塊錢。什麼學堂，就是看牛，看住那一羣野孩子。暗，有時村上的人走過，也好有個落脚的地方，喝一杯茶。有時真還有人寄一條牛在學堂大門口，說，「喂，先生，費心照管一下，我就來

的。『好在四兄弟人老實，還肯去，自然這是很丟臉的，不過也沒有法子。』他接着還形容了一陣那些赤脚的學生，他們又蠢，又狡，要不有這位老爺的名頭，那忠厚的兒子是無法管理的。

這些消息都是新鮮的，然而却不是使人快樂的。她漸漸有些倉皇起來。她遲疑的不敢告訴她這次回來的目的。她只聽着，而且注意着，她看見父親却是老了許多，尤其是那摸着鬚鬚的時候，手似乎時時在打戰，顏色並不好，穿的還是很舊的棉緊身，袖口邊的棉花都露出來了。棉鞋也是很舊的，除了在眉目間還保有一種會經過長時間修養

成的威嚴和銳利的神情之外，看來也不過只是一個有些襤褸的老頭兒。何況這些威嚴和銳利又都被善心和麻木弄得
很模糊了呢。而且這聲音，是多麼無力多麼空洞呵。

她現在不再哭了，對於家中貧窘的同情，緩和了對於自己命運的悲苦，她絮絮的問起家裏的事來。她知道大兄弟還繼續着那個小差使，在華北一個小縣城裏的什麼稅卡上。連外混一月也有三十多塊錢，但是他有一妻，兩個小孩，他曾在大學唸過書，却不能找到一個更好點的事。他是沒有嗜好的，應酬却不小，每月的份子，至少常是七八塊，他很想給家裏一點津貼，這又只能成爲希望，不過從

近來的來信上看，似乎到老成了許多，那些怨天由人的空話是日漸其少，成爲一個能安分的良民了。二兄弟，這位有着冲天的志氣的最聰明的一個，在父親的失業之後便找到一個頗好的職業；却因爲鋒芒，好指彈上司，不甘於同一羣醉生夢死，蠅營狗苟的同事親熱，於是一再申斥接着就來了開除。大約還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祕密，家裏人也無從揣測，他就失踪了，兩個多月打聽不到消息。幸好他又在×埠露了面，現在安居在宗麟堂兄那裏，他是不大來信的，來信也無非滿紙荒唐，什麼宇宙人生。只有三弟還算好，他是去年年底到鄰省去的一個工人子弟學校教書。一

月有二十塊錢，他是比較腳踏實地，曾寄過一次錢回來，但最近又快一個月沒有信來了，家中人都很望着他。她又問一問家裏的實在情形，但爸又似乎並不十分清楚，他常常重覆着過去了很久的話說着。

到晚上她又哭了，後母也看得出她爲難的情形，她的寬大的夾衫並不能遮掩那突出的肚子，她大約有了八個多月的身孕。

「唉，爹還沒有問，要是他曉得了，……」她伏在床上，上叻叻的哭泣，這床還是去年他三弟回來時架上的，現在睡着她和她的珍兒，小小的臉因爲疲倦睡得很香甜。

「姐夫也是……」倚在桌頭的後母，凝視着小美孚燈的黯淡的光，想不出什麼可以慰解的話。

「他橫豎是自作自受，」鳳姑又把伏在枕上的臉抬了起來，臉上掛滿了淚珠，「可是我！我又不能眼看他受苦，別人要罵我的，照我，我真恨他恨得要死，你看那癆病鬼樣，磨折也很夠，他偏又不死，他活起就爲了要害我，真是前世孽！娘！你看我好告訴爹，爹想得出辦法麼！」

這事在後母的意見是無論如何不能告訴爹。因爲無用處，當着這青黃不接的時候，一天四升多米下鍋已經費了多少心思和唇舌，忍了多少氣，憑空哪能湊一筆大款，幾

乎要一百元就是肯出七八分息也借不到，城裏幾家親戚是不必提了，就是二叔家也實在想不出辦法。她決定要鳳姑趕緊寫幾封快信給姐夫的幾個伯叔和兄弟，總要先把拘留在戒烟所的人弄出來才好，然後慢慢還那些烟酒嫖賭的賬。而且爹的病剛好，這些消息，他一定不能忍受，她只怕他又發病，而且她要求鳳姑無論如何只能同他講一點快樂的事，她結束她的意見是：

「我們這一家人都還太小，我們還須要他的呵！」

她當然也替鳳姑想了許多，就在這晚他們商商量量寫了許多信，最後的一封是寫給那在鄰省做事的第三個兒

子，她們求他設法寄一筆錢來，因為鳳姑很快的就要生產了，不能不用一個錢，這總該有一點把握吧？既然他並不是一個全無心肝，也會顧到過家裏的困難的。

三

信剛寄出去，就收到一封來的信，雖說明知道並不是一封覆信，却也在熱烈的希望之下被展開來。

「媽媽：

今天晚上有着大風雨，雷轟隆轟隆的在屋子四週響了過去，又響了過去。刀一樣的閃電劃破了東邊的天，又把西邊的天劃破，每當那刺人的亮光一閃過後，那更其巨大的雷，便比雨點更加快的霹靂的直落

到地上，可憐我住的這間小屋就駭得輕輕的跳動，我實在擔心牠會倒坍下來。我一點也睡不安穩。間壁我的學生我已聽到他幾次喊媽媽，我也聽到他的祖母，哄着他，他的媽媽是剛死去兩個星期，而他的爸爸又剛輪到夜班，他是鐵路上的一個小工人。而我呢，我也實在在想我的媽媽了。我已是這麼大的一個孩子了，我今年已十七歲，我當然不會怕雷雨，可是媽媽，今夜的雷雨，是怎樣的壓迫着我，壓迫着一個漂流異鄉無處可歸的孩子呵！當我頂小頂小的時候，我曾是一個最怕雷和電（我記得雨是比較好一點的）

的，每次一到有雷的時候，總是春夏多，我就倒在你懷裏，抓着你，緊閉着兩隻小眼而發瘋的叫着，「媽媽媽媽！」媽媽就把我抱得緊緊，蒙着我的頭，緊壓我的耳朵答應着我：「寶寶，寶寶！媽媽在這裏，媽媽抱着你的！」後來，我大些了，我也變成一個頑皮的，我跟在哥哥們後邊叫嘯，我們都是歡喜雷雨的。我們小小的心因為那時正在發洩狂怒的天公而高興起來，我們應着那些轟響吼着。像那些往事真是多麼使人懷念的事呵！我真常常怕想起那些，我們的童年總算是幸福的！然而，多可怕的雷雨呀！是什麼樣的看

不見的雷雨，將我們的家打得粉碎，將我們少年的心擊得這麼傷痛，我是不知有多少時候都在忍受着這種殘刑。我們的大哥，他是不得志的，他辛辛苦苦的學了那末多年工業，現在却在那種地方陪人叉叉小麻將，湊份子替上司的姨太太做壽，我想他那些夢想，那些想振興中國實業的野心，那些支持了他多年的努力的東西，都怕磨盡了吧，現在在他腦子中的到底是些什麼呢？是不是也還有一絲吃飯睡覺以外的思想來在他腦中呢？多可憐的大哥！至於二哥，媽媽，你也許不會原諒他，爹也不原諒他，社會全罵他，但是我，

我真在心裏愛他，同情他，他失敗了，他表面是失敗了，他現在在受困難，但是我，我真希望有一天他會做出一樁驚天動地的事來，我的二哥是聰明的，他該會有那天的！而我呢我不必說我自己了吧，我有時真是什麼都不想，一切的想頭都是只有加增我的痛苦的呵！媽媽！你也許看了這些要受難過的，你一定以為我還不懂事，不能體會你的心，錯了啊！我只要能使你快樂，使爹快樂，什麼事我都可以去做的。你看我毅然從學校裏出來，就是預備減少你們的負擔而把這負擔放在我的肩上。一個孝子的名稱，並不是我羨慕

的，我是因爲懂得你們的爲難，又看清了我的有限的前途，才走上這條路的，然而，……我應該怎樣說呢？我要向你說的是這麼多，是這麼無頭緒，而這樣大的可恨的雷雨却又這麼擾亂着我心情，我今夜，我該怎樣去度過這可怕的一個夜呀！

今夜的雨的確是太大，下場的鐵路軌道也許又要被激流衝坍，上一次曾衝毀一丈多，有許多小茅棚的人家，就全在水裏。媽媽這裏的景象真不是你能想像的，若是你看見了，你是忍不住要哭的呢。我若不是安置在這裏，也不會懂得這許多事，就是也不會有許

多支支節節，不會又要使得媽媽難過呵！假設我還是一個無知的中學生，像許多好的家庭的子弟一樣，或許在一個無所謂的地方，有一碗飽飯喂着我，安穩穩的過着日子，那是多麼的好，多麼可使你以滿足的呵！可是，爲什麼要把我弄到這裏來，這裏的確是一個特殊的地方，這裏就全是工人，這些工人並不同我們小時所看見的毛機匠，何木匠那末有趣的人。這裏真難得生活，生活全在殘酷的鬥爭裏掙扎。我的學生全是這些人的子弟，他們當然也有很過得去的，有窮到連飯沒有吃，也有爲了別人挨打的，也有專門打

聽同夥去告密的，我天天同這些人見面，有許多人真使我慚愧和佩服，我當然不同他們有什麼勾接，我一向來是謹慎的，可是……我一定要告訴你，我一定要找一點勇氣，爲什麼雷雨還不停，夜是這末的冷，小煤油的燈光又是這末的暗。……

媽媽，你能原諒我嗎？我現在是住在學生的家裏的，我已離開學校快一個月了。我是被開除的，你一定以爲我又丟了家裏的醜，而傷心吧，但我實在沒有錯處。原因只爲我替幾個學生的家屬寫了一篇索薪的東西。他們每月却賺不多幾個錢，有的十元有的八

元，他們却是有家眷兒女的：不過說起來，你也許不相信，他們的薪水却積欠到一年多。他們忍受着饑餓，半飽的拖延着他日子，但總得設法使個有個半飽，他們並不敢有多希望，只希望拿回，那本是他們的一部分，我既然同他們很接近，我每天教着他們的孩子，那我答應一次這並不是無理的請求，也不會是犯法的吧。可是第三天，校長便叫我去罵了一頓而把我辭謝了。若不是這裏的主人，我一時能往什麼地方走呢！我當然是很氣憤的，却拿他們沒辦法。像這裏主人一樣同情我而待我好的人也很多，但他們不就是每天

在饑餓線上奔走的一羣可憐蟲嗎，他們能有什麼幫助於我呢！我住在這裏，很想能另外找一點事，我也不想離開這些新的朋友，所以我就都不告你，實在也很難於說清楚，你既不在這裏，又不懂這裏情形和這些人。可是，時間是一天天的飛走，我只成爲他們的負累，我心裏實在日夜都不安。那末，我回來麼，媽媽，我又實在怕，怕看你和爹的臉，你們一定不會諒解我的。不，不是不諒解我，我知道我就真做錯了什麼，你們也不會責備我，我是怕看你們的憂愁，爲了兒子們的無盡的憂愁呵！

雷和雨都漸漸小了一點了，我的學生和他的祖母似乎已入了睡鄉，風却還是很大的吹響着遠遠的白楊，沙沙沙沙，近屋的野草也一陣一陣傳來無止的冷意，這夜是顯得這樣淒涼，這一片冷，一片寒，我實在無法担受這侵襲，我有時要發一陣狂，我感到全身都是憤怒和仇恨，我有時又只想哭，這個時候才真覺得自己的軟弱，還是一個孩子呵！媽媽！我一到煩悶想到哭的時候，那佔據我整個腦海的，就只有你，我是如何的須要到你一句話，你一撫摸呀！媽媽！媽媽！在失了業的你的不肖的兒子，你許可他回來看一次你

嗎？我真要回來，我並不要住下去，我只要在家中呆一天，我要親近你，我要你給我生活的勇氣呀！

唉！這漫漫長夜如何得盡，我實在不能再等，我要到我媽那兒去，我決定回去，我要媽媽呀！

媽媽！媽媽！你張着臂，準備擁抱你這遍體鱗傷的遊子吧！

我祝你是快樂的！

你的兒子樹賢

×月×日

四

陸太太坐在田坎上兩手放在兩腿中間，她的第四個兒子坐在她旁邊，她不時偷望着他的母親，媽是顯得多麼的憂愁呀！她蹙着眉，兩眼茫然的望着遠處，手輕輕的摸着衣緣，每當他稍爲停頓有點遲疑的時候，她便悄聲的說：『完了嗎？』於是他就將三兄的來信又繼續下去。第一顆淚來在她眼邊，她還是癡癡的望着遠處。淚滴下來了，很響的跌落在手上，但第二顆又鑲在原來的地方。她還是時

時要說：『完了嗎？唸下去呀！』一直到他唸完。幼稚的心也受了重重的打擊，他害羞的悄悄去擦眼淚，他再不敢去看他媽，她已將臉全埋在兩手中，很利害的抽咽着，她低低的哭，低低的叫：『我的蔥呀！我的蔥呀！』

這是黃昏的時候，他剛從祠堂（就是學堂）回來，他帶回這一封信，他在屋外遇見他媽，她又非常想單獨的，早一點知道這信的內容，於是母子便同坐在這無人走過的窄路上，斜斜的陽光照在耕過的泥土上，也照在淺淺的有着一層水的田中，風從水上走過，騷動了水裏的雲彩。他們母子也是相愛的，自從他教書以來，她便常常，只要抽

得出一點空，便走到屋的這些稍遠的地方來接他。他便告一些聽來的新聞，或是學堂裏發生了什麼事，兩人一路談講着回去，回家後便幫着她把晚飯搬出來吃。有時她不能去接他，蓮姑也就代替了母親站在大桂花樹下伸長了頸子望。他們也唸過一些哥哥的來信，他們兩個同一顆心去聽到一些好的句子，去領會到一些能安慰人的藏在字句後的心。但在今天，一切都變色了，晚霞已不是一片可愛的緋紅，只是一抹愁人的灰色。那些樹叢，塗着深深淺淺的綠，和着點綴在這裏的嬌艷的花，那些小鳥，遊嬉着，唱着的小鳥，那些水，溫柔的小溪，還有那軟軟的拍人的風

呀，都消失了！他們只停留在黑暗中，這是幾多冷，而駭人的風雨便在四週壓緊了來，雷和電也跟着恐駭着他們，他們也傳染到無力，我們無法排遣他突來的傷痛了。

遠遠的蓮姑在喊了。小的兒子也從家裏跑了出來。站在路旁喊：

『四哥！四哥！』

他便輕聲的說，怕聲音會觸着她們的：

『媽媽！媽媽！不早了，我們回去吧！』

她用衣襟揩乾淨了臉，便無聲的立了起來，在遠方，在那天際線上，她投去一道憂怨的眼光，便朝家裏走回來

了。她兒子跟在她後邊。在快到家的時候，他聽到一句話，聲音柔弱到剛剛能辨清，似乎是這樣的：

「莫讓爹曉得，明天扯個謊吧！」

真的這事就瞞着了那老年人，他還很喜歡呢，有時就問着貞姑和珍兒，要他們猜過幾天會有什麼人回來。或是就向四兒說：

「等你三哥回來了，你們學堂就也放幾天春假，他們既然都請假回來歇歇，你也該歇歇呀！」

他還有着另一個幻想，就是他希望三兒這次出去，會把么兒帶走，這小子真越來越像放牛娃兒了。

小弟弟妹妹不懂得事，也就跟在爹後邊盼望着三哥，三哥回來時，總會帶一點糖，或是糕餅，也許還有一個破菩薩，那有着一個大肚皮笑臉的菩薩。

鳳姑也看到信了，她更加覺得難安，她不能走，身體上有許多不方便，如果她是有辦法，她當然不會回來的，但現在住在這裏，她一點幫助都不能給家裏，却又不能不吃，而且她還很快的要生產了，這又只是多麼討厭的東西呵！

全家都沉浸在期待裏，雖然有着各樣的不同感情，但都時時要留心到一個熟悉的面孔會露出來，而那一定是很

快樂高興的一張面孔吧。

陸老爺似乎又硬朗了一些，也許因為女兒回來了，又一個兒子也快到家。這天忽然離開了火房，一手拄着杖，一手扶在么兒肩上一步一步的踱了出去。真姑和珍兒就在前邊跑着，小小的心房充滿了驚異。近日來不大多說話，變得很是沉默的陸太太，也笑了起來，忙着安排靠椅，興滋滋的說：

「呵！爹，你看這外邊多好玩，陽光是這樣溫暖，你總有大半年沒有出來了吧！」她又指着一個塘，「你看那裏，我種了好些藕，再過一陣就會有嫩荷葉伸出來，今年夏

天我們有荷花看了，你去年不是說過的嗎？」

「唔，很好。就在這裏。」他坐了下去，用眼光四方掠着，「這鄉下真安靜，住慣了恐怕要離不開的吧！」

鳳姑把烟袋拿了來，他就嘶嘶的吸着烟。

他又想到了快要回家的四兒：

「你們要算一算。到底幾時好到家，唔，他說了是那天動身呢？」

後來他又自語着：「唔，田靠不住，不是就在家裏住一陣也好……」

這時大家都在坪壩上陪着他，小的們在玩耍，陸太太

和么兒在用着一個能轉動的竹板打那些蠶頭桿，這些葉子都晒得很黑很枯，她們一下一下的打着，那些豆莢便被振動落在地下，然後拿走梗子，這都可以當柴燒的，豆便舖滿了一地，他們又用畚箕播着，吹走那些屑子。這些豆他們當菜吃過，也可以和着米一塊煮飯。陸太太頭上蒙了一塊布，很像一個村婦，她不能不幫着做這些，趙得福一人不大忙得過來，三石二斗田就只用他一人。還有菜園，砍柴等等的事。

遠遠的從山坳子邊現出一個人影來。首先是鳳姑看見的，她還來不及告訴的時候，蓮姑也跳起來喊道：

「看呀！有人來了，是四哥啊。四哥！四哥！四哥！」她跳着迎了出去。

「唔，那裏？真的嗎？」

「唉，爹！真有一個人，看不清，說不定是四弟。」
身邊的鳳姑也立了起來。

陸太太也停了揮動着的竹片，跟在兒女們後邊走出去，來人穿着一件短衣，越來越近，很快就認出一個不認識的人。他走到廢集在桂花樹下的人羣邊，便問道：

「這裏是姓陸吧？」

「什麼事？」

「我要見老爺。」他就一直走到坪上。

「什麼事，暗，你是做什麼的？」陸老爺不覺的又去撚着那鬚鬚了。

「我是船戶，我是倉港的船戶，上次我曾載過老爺的，我還認得你，你大約不記得我了吧，我就叫劉大疤。你看，我這裏不有着一個大疤嗎？」他指了指額頭。

「暗，得有什麼事呢？」

「我又載得有你們少爺，他現在還在船上，因為另一個年輕些的少爺有了一點毛病，他要先捎過信來，要兩個轎子，一個坐有病的少爺，一個坐少奶奶和小少爺。兩個

小少爺都滿生得病人。」

「什麼，你講些什麼，我簡直聽不懂，唔，你再講清白一點好不好？」

「兩個少爺……」

「爹！莫不是大弟弟和二弟弟全回來了！」鳳姑這末提醒了一句。

「呵！老板！是不是一個黑黑面孔，眉毛很濃的，和一個小方臉，骨碌骨碌兩個眼睛的？」陸太太也搶着問了起來。

「是的，是的，」這厚頭髮的鄉下人連點着頭，接着

說道：「你是太太吧，你真好福氣，這麼一大羣少爺小姐，那兩個孫子，你要看見了才心疼呢。」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暗，船老板，就只搶得一個口信嗎？」

「該死！真該死！老爺你要不問我，我就全忘記了，你莫急，讓我拿，我還藏在搭鏈裏，就爲了怕掉，你看我這記性！」他說了就在腰裏連摸連摸，這邊罵着自己。

信被搶着來看，還是讓鳳姑唸了出來：

「父親大人：男已偕媳，孫，及二弟歸來，二弟在船舊病復發，神經失常，頗難照料，速望大人備轎來

接，詳情待面稟，此請

大安

男樹德跪稟即日

「一天呀！到底是怎麼事呀！弄得人糊裏糊塗，」陸太太捧着腦袋走開了去又走了回來。

陸老爺用力的敲着烟桿，頻頻的嘆息。最後他只好說道：

「媽媽，能先設法一頂轎子去接他們麼？」

「我怎麼曉得呀！他們全回來了！他們都不替我想，好容易我幾乎下了跪才在二叔家借來六擔穀子，要我用什

麼法子來養活這一家人，你橫豎害病，你可以不管，可是我這做娘的……」陸太太完全歇斯底里的這末哭叫着。

「媽媽！媽媽！莫這樣，我請你安靜一點，你想想爹吧！爹今天剛出來。」鳳姑這末勸說着。

「唔，你娘就是這末急性子，近來更容易焦燥，事情不能全往壞處想，且等看見大兒再說，也許三兒可以……」陸老爺也這末寬慰着。

「不要做那些夢了吧！」她還是盛怒着，可是同時又爲兒子們難受，她又覺得對不起他們，她不該這樣態度，於是她又吩咐么兒道：

『趕快到田裏喊趙得福，邀個人抬頂轎子去倉港。你再同着這船老板，繞四哥學堂一塊去接他們。聽好沒有，趕快去吧！』她又朝着那痴痴望着他們的粗漢子說：『船老板，不留你坐了，你跟着我們小少爺去，等下一道給你酒錢。』

於是他們急忙的走了。剩下這幾個人不知道說什麼好。後來還是貞姑打破了沉默：

『呵大家都回來了！三哥也在船上嗎？我們家又要過年了吧！真熱鬧呵！小珍！小珍！過來，讓我告訴你！』

還是沒有人回答她。

誰能想出回答她的話呢？

八月十三日

附

錄

丁玲女士之意外集，因篇幅不多，故獲得作者同意後，將最近在文學上所發表之莎菲日記第二部及不算情書與良友上所發表揚媽的日記三篇，編一附錄，合印於此。

這三篇都未收集。發表時期，均在母親出版之後，松子執筆之前。

莎菲日記第一部

五月四日

不寫日記幾年了。人事真變遷得快。近來時間太空閒，從一個舊的抽屜裏翻出了幾年前的日記，自己覺得在那黃了的紙上所留下的影，是與自己完全判若兩人了。那裏所烙印上的莎菲，也許還爲一些人喜歡；也許還有一些密切的朋友在掛牽着她，想着她最近的遭遇，那失去了愛人的難堪的慘變。可是我自己呢，我讀了我幾年前的東西，沒有一點感傷和留戀，沒有一點舊的情緒重溫着我

的心，真的是過去了！過去的豈止這一點點日記時代；所有的夢幻，所有的熱情，所有的感傷，所有的愛情的享受，都過去了，流走得是這樣自然，流走得是這樣不使我自己驚詫，流走得是這樣不我自己有一點沾滯。多麼痛快，多麼輕捷的我便跳在現在的地步了。當然現在我還是不好，也許我還遺留得有許多過去的成分，是我自己看不清，而常常要在不覺之中，反映出那種意識來的，也許我不是頑強的人，我或者又墮入到另外的歧途上，雖說我相信，我是可以把握着我自己，不，自己再糊塗再懶惰，然而話總是這麼說，我們不否認環境，我是還在一個極舊

式，比我過去還可能到更墮落的地步去的。這是一個關鍵，一個危險的時代，在這時的莎菲自己也覺到。我現在的確比較空閒，沒有固定的事限制着我，我願意抽出一小部分時間來記下我每天的事，或是感想，在這裏忠實的寫我的供狀，像從前的坦白一樣，然而同時我得審判我自己，克服我自己，改進我自己，因為我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只知愁煩的少女時代了。

我因為近來常常學着寫一點小說的東西，養成一種好說故事的習慣，所以總覺得在這裏補述一點我的歷史也是好的。因為怕或許會有人要看到這日記的。我是在寫了第

一部日記沒有好久，那時還留在北京，（謝謝許多爲莎菲擔心的人，她並沒有像那日記中去跑到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她生命的餘剩，）在偶爾的機會中，遇到了一個十九歲的男孩，兩人都沒有一點猶疑，在快得使人不能相信的相識中，就住在一塊了。真是像神話中的小孩般生活了一陣，飛快的兩年過去了。接着是第三年，第四年，這裏經過了一些變化，移轉了一些地方，人在這之中變了好些，不變的只有我們還是非常相愛，而且我們覺得更有希望起來。我們比較更理解了一些，當他忙於別的一些事的時候，我覺得我更愛他些了，因爲更看出他對人生的嚴肅，和

進取，於是第六年又在開始，我們都抱着一個目的，一種希望，我們都向着一個方向走去，我們都充實，都快樂。而且我在這時做了一個小嬰兒的母親。我們並不願意有小孩，也不能有小孩，因為小孩太妨害我們了。不過，我們究竟是一個很平凡的人，我們沒有超過這種愛，小的，乖的嬰孩，顯着天真的，紅的嫩臉睡在搖籃裏的時候，是給了做父母的人許多勞苦後的慰安的。但是，當然有些人是已經知道這故事了的，就是這個年輕的有爲的人，可以做一個更好一點的那個父親，却在嬰孩還只兩個月，而我正在開始讀他剛出版的「光明在我們面前」的時候，這人

就被打死了。至今還有許多人，連最親切的朋友都在內還不清楚這回事，我那時當然很難過，我整整三個星期沒有睡好，整整三個星期，在雨雪，大風中跑，直到他的死耗來後才停止下來。我不扯謊我哭過，我一想到他在死前的情形，我的心是比鎗子打到還痛得利害，我不能忍耐下去的常常想跳起來抓什麼東西才好。小孩子吵得很，我的精神和身體吃了有生以前未有過的苦。我是一個女人，我不缺少豐富的母愛，我假如一定要把小孩留在我身邊，我的力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算來還好，我算戰勝了這第一道難關，我把小孩送回了湖南，送到我家裏，而且我沒有

在我母親面前流一顆眼淚，把故事另外編過，到底忠厚的人容易騙，我在家裏住了兩天便出來了。帶着一顆茫然的心，一個人租了現在住的這房子，這就是過去不久的事。我的確還是免不了常常難過，雖說我不對人說，雖說別人看到我能笑能說有點覺得我無情。不過現在我自己覺得好多了，我的心一天比一天平靜起來，有理性起來，我不願意我正如像別人所揣想我的一樣，我會爲一個死去的人成天把時間在追念裏消耗過。我是在開始讀書，開始做事，開始重新做人的時候了。我要一切過去的事都無痕的過去，我只向着前方。一點也不回頭。

不，不能再這樣寫下去了，不像日記體裁，我的文章也隨着心境變得完全不同了。看了我的日記第一部的人又來看這第二部，他就知道我沒有說錯，我想我寫不出像那樣的文章了。不過不管牠，究竟那篇東西是修飾過，是比原來寫得更深入和更誇張的東西，別人喜歡牠當然有道理，而我這部日記可不必那樣費神，我真是只寫着給自己看，不，自己也許並不須要看這東西，我是完全要利用到一點空閒的時間，寫點拉拉雜雜的話，做爲我的休息。因爲一個人關在房子裏，找不到機會可以說話，看書又是太吃苦的事，因爲假如不是看無聊的小說，是總得很用心的。

寫文章不一定成天都能寫，這更不是容易的事。爲要壓迫着自己不准滿馬路去蕩，覺得用這麼一種記日記的方法，是一個最好的方法。我有一陣在馬路上跑的真可怕，因爲感情衝動的太利害，屋子太小了，是容不下我那顆狂亂的心的。不過近來，這一禮拜來我是比較好多了。我寫了一些文章。

今天不能繼續下去了，因爲我已寫了快兩個鐘頭，我在寫到當中時間，不該去想了一會。日記不能算是開始，因爲什麼話也沒說，沒有記上一點什麼東西。好，現在就打住，明天再說吧。

五月五日

記日記規矩總是先說天氣，我現在也來說天氣吧。今天是個晴天。有白的雲團。風從南邊吹來。微微有點夏天的景象了。我起得很早。近來都是起得很早的。一個人睡覺容易醒些。房子裏的窗戶都是大開着的，清晨的風容易把人吹醒也是一個原因。我過去有一個壞習慣，便是當睡醒了的時侯還捨不得起身，總要多躲一回兒，爲的好想事。我確是一個喜歡幻想的人。現在我不准我這樣了。因

爲想事會頭昏，而且我不願意去做一些無味的想像了。所以我總是一醒來，便託着跳下床，穿上我的舊的，然而却舒服的大袍，光着腳走到浴室間去。這時房東不會起來的，他們是喫鴉片煙的一家人。上午多半只有我一個人屋子裏走動。我學會了洗冷水，當然是因爲沒有熱水給我洗，不過我也願意習慣用冷水，我想這樣身體更可以訓練的好些。我從前常常糟塌自己身體，我現在要愛惜自己起來了，因爲我總覺得我還要做許多事的。

我寫了三頁文章。昨天寫了五頁。不過我這人終究不行，舊的情感殘留得太多了，你看多麼可笑，我昨天竟跑

了一下午，我很想找到一點牡丹花。我自己覺得自己不應該，可是總存上這麼一個心，就跑這一次了也好的。因為我記起這是我們的一個紀念日，我們相識就在六年前的這天，那時完全是小孩，一點事也不懂，在朦朦的月亮底下，月亮照着中央公園的柳樹，我們偷着剛剛盛開的牡丹。當然我不必想着那無間的遊戲，當然我並不覺得那一定是怎麼使人回想起來動心又動魄，可是，這意識真可怕，我真的是那麼很頑固的只覺得那牡丹花在眼前晃，我只想能找的一朵，不過我並沒有找到，這東西在上海是珍貨。

不算情書

我這兩天心都不離開你，都想着你。我以為你今天會來，又以為會接到你的信，但是到現在五點半鐘了，這證明了我的失望。

我近來的確是換了一個人，這個我應該告訴你，我還是在喜歡什麼都告訴你，把你當一個我最靠得住的朋友，你自然高興我這樣，我知道你「永遠」不會離棄我的，因為我們是太好，我們的相互的理解和默契，是超過了我們的說話，超過了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地位，其實我不告訴你，你也知道，你已經感覺到，你當然高興我能變，能夠變得好一點，不過也許你覺得我是在對你冷淡了，你或者會有

點不是你願意承認的些微的難過。就是這個使得你不敢在我面前任意說話，使你常常想從我這裏逃掉。你是希望能同我痛痛快快談一次天的，我也希望我們把什麼都說出，你當然是更願意聽我的意見的，所以我無妨在這裏多說一點我自己，和你。但是我希望得聽你詳細的回答。

好些人都說我，我知道有許多人背地裏把我作談話的資料的時候是這樣批評，他們不會有好的批評的，他們一定總以爲丁玲是一個浪漫（這完全是罵人的意思）的人，是以爲好用感情（與熱情不同）的人，是一個把男女關係看做有趣和隨便（是撒爛污意思）的人；然而我自己知

道，從我的心上，在過去的歷史中，我真真的只追過一個男人，只有這個男人燃燒過我的心，使我起過一些狂熾的（注意：並不是那末機械的可怕的想法）欲念，我會把許多大的生活的幻想放在這裏過，我也把極小的極平凡的俗念放在這裏過，我痛苦了好幾年，我總是壓制我。我用夢幻做過安慰，夢幻也使我的血沸騰，使我只想跳，只想搥打什麼，我不扯謊，我應該告訴你，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了（可憐我在過去幾年中，我是多麼只想告訴你而不能，）這個男人是你，是叫着「××」的男人。也許你不會十分相信我這些話，覺得說過了火，不過我可以向你再加解釋：

Y君說我的那句話有一部分理由，別人愛我，我不會怎樣的，B君說我冷酷，也是對的。我真的從不尊視別人的感情，所以我們過去的有許多事我們不必說牠，我們只說我和P君的關係。我不否認，我是愛他的，不過我們開始，那時我們真太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遊戲，我們造作出一些苦惱，我們非常高興的就玩在一起了。我們什麼也不怕，也不想，我們日裏牽着手一塊玩，夜裏抱着一塊睡，我們常常在笑裏，我們另外有一個天地。我們不想到一切俗事，我們真像是神話中的孩子們過了一陣。到後來，大半年過去了，我們才慢慢地落到實際上來，才

看出我們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是被一般人認為夫妻關係的，當然我們好笑這些，不過我們却更相愛了，一直到後來看到你，使我不能離開他的，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潔無疵的天真，一直到後來，使我同你斷絕，寧肯讓我只有一個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祕密在心頭，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潔無疵的天真，和P君逐漸對於我的熱愛——可怕的男性的熱愛，總之，後來不必多說牠，雖說我自己也是一天一天對他好起來，總之，我和他相愛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沒有不安過，我沒有幻想過，我沒有苦痛過，然而對於你，真真是追求，真有過甯肯失去一切而只要聽到你一

句話，就是說「我愛你！」你不難想着我的過去，我曾有過的瘋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個時間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機會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我想過，我想過（我到現在才不願騙自己說出老實話）同你到上海去，我想過同你到日本去，我做過那樣的幻想。假使不是P君我一定走了。假使你是另外的一付性格，像P君那樣的人，你能夠更鼓動我一點，說不定我也許走了。你爲什麼在那時不更愛我一點，爲什麼不想獲得我？你走了，我們在上海又遇着，我知道我的幻想只能成爲一種幻想，我感到我不能離開P君，我感到你沒有勇

氣，不過我對你一點也沒有變，一直到你離開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種態度，一種願意屬於你的態度，一種把你看得最願信託的人看，我對你幾多坦白，幾多順從，我從來沒有對人那樣過，你又走了，我沒有因為隔離便冷淡下我對你的情感，我覺得每天在一早醒來，那些伴着鳥聲來到我心中的你的影子，是使我幾多覺得幸福的事，每當我不得不因為P君而將你的信燒去時，我心中填滿的也還是滿足，我只要想着這世界上有那末一個人，我愛着他，而他愛着我，雖說不見面，我也覺得是快樂，是有生氣的勇氣，是有生下去的必要的。而且我也痛苦過，這裏

面不缺少矛盾，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夠，在和也頻的許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個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懷裏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我尤其當着有月亮的夜晚，我在那些大樹的林中走着，我睡在石欄上從葉子中去望着星星，我的心跑到很遠很遠，一種完全空的境界，那裏只有你的幻影，「唉，怎麼得再來個會晤呢，我要見他，只要一分鐘就夠了。」這稱念頭常常抓住我，唉，××！爲什麼你不來一趟！你是愛我的，你不必賴，你沒有從我這裏跑開過一次，然而你，你沒有勇氣和熱情，你沒來，沒有在我要你的時候來，你來遲了一點，

你來在我願意不見你了的時候，所以只給了你一個不愉快的陳跡。從這時起，我們形式上一天一天的遠了。你難過嗎，你又願意忘記我，你同另外的女人好了。我呢，我仍舊不變，我對你取着絕對的相信，我還是想你，忍着一切，多少次只想再給你一封信，多少次只想我們再相見，可是忍耐過去了。我總以為你還是愛我的，我永遠是愛着你，依靠着你，我想着你愛我，不斷的，你一定關心我，利害，我就更高興，更想向上，更感覺得不孤單，更感覺得充實而願意好好做人下去，這些話我同你說過，同S說過，同N君也說過，你不十分注意，他們也不理解，可是

我是真的這樣生活了幾年，只有B君知道我不扯謊，我過去同他說到這上面，講到我的幾年的隱忍在心頭的痛苦。講到你給我的永生的不可磨滅的難堪。後來我們又遇着了，自然，我們終會碰在一塊兒，我們的確永遠都要在一塊兒的，你沒有理我，每次我們的遇見，你都在我的心上投下了一塊巨石，使我有幾天不安，而且不僅是遇見，每次當也頻出去，預知了他又要見着你時，我彷彿也就不安的又站在你的面前了。我不願擾亂你，我也不願擾亂他。願，我不願因為我是女人，我來用愛情擾亂別人的工作。我還是願意我一人吃苦，所以在這一期間是沒有人可以看

到我的心境的。一直到最近的前一些日子，在北四川路看到你，看到你昂然的從我身後大踏步的跑到我的前面去，你不理我，你把我當一個不相識者，你把我當一個不足道者的那樣子，使我的心爲你的後影劇烈的跳着，又爲你的態度傷心着，我恨你，我常常氣憤的想：「哼，你以爲我還在愛你嗎？」但是我永遠不介意你所給我的不尊敬，我最會原諒你，我只想再在馬路上一次看見你，看你怎麼樣，而且我常在你住的那一帶跑起來。你總是那末不睬我的，實際上，假如我不願離開你們，我又得常常和你見面，這事非常使我不如意，我只好好好的向你做一次解

釋，希望你把我當一個男人，不要以為我還會和你麻煩（就是說愛你，）我們現在純粹是同志，過去的一切不講牠，我們像一般的同志們那樣親熱和自然，不要不理我，使我們不方便。我當然解釋得很好，實際上是須要這樣解釋，而且我也已經習慣了忍耐的，所以結果是很好。然而我始終是愛着你，每次和你談後，我就更快樂，更有着要生的需要，只想怎麼好好做人。每次到恨自己的時候，到覺得一切都無希望的時候，只要你一來，我又覺得那些想像太好笑了，我又要做人，到現在我有這樣的穩定，我的無聊的那些空想頭，幾至完全沒有了，實在是因為有你給

我的勇氣，××！只有你，只有你的對我的希望，和對於我的個人的計劃，一種向正確路上去的計劃，是在我有最大的幫助的。這都是些不可否認的歷史。我說我的最近吧。

我已經比較有理性有克制的人，然而我對你還是有欲望，我還是做夢，夢想到我們的生活怎麼能連繫在一起。想着我們在一張桌上寫文章，在一張椅上讀書，在一塊做事，我們可以隨便談什麼，比同其他的人更不拘束些，更真實些，我們因為我們的相愛而更有精神起來，更努力起來，我們對人生更不放鬆了。我連最小的地方也想

到了，想到你的頭髮一定可以洗乾淨（因為有好幾次都看到你的頭髻）想到你的脾氣一定可以好起來，而你對同志間的感情也更可以好起來，我覺得你有些地方是難於使人了解的態度，當然我能了解你那些。而我呢，我一定勤快，因為你喜歡我那樣，我一定要有理性，因為你喜歡我那樣，我一定要做一個最好的人，一點小事都不放鬆，都向着你最喜歡我的那末做去，當然我不是說我是要因為一個男人才肯好好的活，然而事實一定是那樣，因為有了你，我能更好的做人，我確是可以更好點是無疑的。而且這決不是壞的事，不過，這好像還是些夢想，我覺得不

知爲什麼我們總不能連繫起來，總不能像一般人平凡的生活下去，這平凡就是你所說的健全。所以我總是常常要對你說，希望你能更愛我一點就好。所以我常常有點難過，我不知應該怎樣來對你說出我有新的夢幻。這是，我最近的過去是這樣的，一直到寫信以前都這樣。

而我現在呢，我稍稍有點變更，因爲我看見你那末無主意，我願意……——我不想苦惱人，我願意我們都平平靜靜的生活，都做事，不再做清談了。……

這封信本來預備寫得很長的，可是今天在見你之後，心緒又亂了起來，我不能續下去了。有許多話覺得不願說

下去了，覺得這信也不必給你，我真是一個不中用的人，希望你能幹，你強，這樣我可以慚愧，可以痛苦，可以一切都不管，可以只知好好做人了。勉勵我，像我所期望於你的那樣，幫助我，因為我的心總是向上的。我這時心亂得很。好，祝你好，我永遠的朋友！

八月十一日（一九三一年）

壓了兩天，終於想還是寄給你的好。這沒有說完的一半話，就是說，我改變了，你既是喜歡的，你就不要以為我對你冷淡而心裏難過，又對我疎遠起來。那是要幾多使我灰心的！幫助我，使我好好的做人。希望你今天會來。

十三日上午

一夜來，人總不能睡好；時時從夢中醒來，醒來也還是像在夢中，充滿了的甜蜜，不知有多少東西在心中湧，只想能夠告訴人一些什麼，只想能夠大聲的笑！只想做一點什麼天真，愚蠢的動作，然而又都不願意，只願意永遠停留在沉思中，因為這裏是滿佔據着你的影子，你的聲音和一切形態，還和你的愛，我們的愛情，這只有我們兩人能夠深深體會的好的，沒有俗氣的愛情！我望着牆，白的，我望着天空，藍的，我望着冥冥中，浮動着塵埃，然而這些東西都因為你，因為我們的愛而變得多麼親切於

我了啊！今天是一個好天氣，比昨天還好，像三月裏的天氣一樣。我想到，我只想能夠再挨在你身邊，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談話，像我們曾有過的一樣，或者比那個更好，然而，不能夠，你爲事絆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擾你，用大的力將自己壓住在這椅上，想好好的寫一點文章，因爲我想我能好好寫文章，你會更快樂些，可是文章寫不下去，心遠遠飛走了，飛到那些有亮光的白雲上，和你緊緊抱在一起，身子也爲幸福浮着，……

本來我有許多話要講給你聽，要告訴你許多關於我們的話，可是，我又不願寫下去，等着那一天到來，到我可

以又長長的躺在你身邊，你抱着我的時候，我們再盡情的說我們的，深埋在心中，永世也無從消滅的我們的愛情吧。……

我要告訴你的而且我要你愛我的！

你的「德娃利斯」一月五日（一九三二年）

這不算情書。

楊媽的日記

五月十八日

我今天起得很早，孫先生起得更早。她跳到我的房裏，堆滿了高興的笑。她給我這個好看的本子。她從前給我的那個，已經被我畫得烏七八糟，抄滿了書。她向我說：『楊媽；你不必老抄書了，頂好每天憑你喜歡寫一點東西在這上面。想些什麼就寫些什麼，這叫着記日記。你寫好了，給我看。我替你改。這樣你可以進步得更快些。』我真喜歡這本子，是藍色的封皮，裏面有許多小小

的格子，張張紙都白得可愛，只是我除了抄一點書還會寫什麼呢？心裏想的東西，有時像太多，有時又像沒有，寫出來怎麼會像個樣兒？我望着她笑，說不會。她又告訴我，這麼那麼的，把要講的一些話寫上去，就成了。有些字寫不出來的，就空着，讓她來填，寫錯了，也不要緊，她總可以懂得那意思。只是，我到底不會，我也到底不信，這未寫一些一個做娘姨的要講的話，能夠算什麼？我現在試着來寫，管牠怎麼樣，但是不知爲什麼，我總有點害怕。我不能再寫下去。

五月十九日

唉，這末歪歪扭扭的字，寫在這樣好看的本子上，把紙都糟踏了。我心裏真不舒服。爲什麼手這樣笨？大約因爲我的手太粗了，粗手的人就不會學寫字。大漢的手比我還要粗，他從來就沒有拿過筆。

讀書的時候，孫先生又問我：『楊媽。你寫的日記呢？』我難爲情的笑着，我說：『那難爲情得很，拿不出來的。我寫得一塌糊塗，認也認不清的。』她聽了，發氣

的說，我知道她是假發氣：『你不給我看，我以後就不教你唸書了。』她發氣的時候，真好看，鼓着兩個小腮巴子，紅的嘴唇撮得一點點大，大的眼睛更張得大。這個樣子簡直像一個小孩。我只好依了她。她看着，拍着手笑，說是好的很。就是錯字太多了。她又用紅筆替我改正。我不信她的話，我曉得寫得不成樣子。她是常常有點愛誇獎我，騙着我，因為我曉得她喜歡我多認得幾個字。她是一個好小姐。

五月二十日

大漢又來了信，不知道是什麼人寫的，我看不懂，孫先生唸給我聽，解釋給我聽，我才知道。橫豎只有一句話，『要錢。』說是家裏沒有飯吃了，收成又還不到時，人總得裝滿了肚子才下得了田。我心裏真不快活。我也沒有問孫先生借錢，我手邊一個銅板也沒有，工錢我早支過了頭，我想縫一件藍布衫也沒有。幾個錢早就寄回去了。大漢枉自生得那末大，力氣比牛還大，打起人來痛死了，可是連一個老婆也養不起。我丟了父母跑到這末遠來幫人，一年多了，幾個錢都寄回去了，常常望一點家信，我活到二十五歲，天理良心我都沒有離開過我的媽，等到家

信來了，又就只一句話，一句使你不得生氣的話。只是，真真講來，我也不怪大漢，他不吃烟，也不吃酒，一年三節，手沒空過，腳沒空過，知道是個什麼鬼道理，總是弄不伸腰。命裏注定了這末一個倒霉運，我看是沒有法的。孫先生常常同我說沒有菩薩，同我說一些道理，聽來是對的。不過我總不信，人心未必那末壞，一定是我們前生做錯了什麼事才這樣吃苦。

今天讀書我也沒有心了。我時時記到大漢。記到那綠油油的田，那把闖家的希望放在上面的田。我想沒有法只好還是同孫先生借一點錢。明天我一定向她開口，她一定

答應的，我就怕她沒有。她不是有錢的人。她早就不想用我了，她媽回家的時候，她就要退我的工的，因為我不想走，她又同我好才將我留下的。我怎麼好太麻煩她。實在沒有法，我只好另外找東家去，別處或者可以多點外水，不過那裏能夠找到像孫先生一樣好的人呢？不過我總得說，同她商量，她一定可以幫我的忙。而且我不管大漢那個還會管他呢？

夜晚我哭了。睡在被窩裏悄悄的哭。我怎樣能夠不哭呢？眼睛裏看見的全是錢，走到馬路上，四處都看見錢在亂丟，可是我得不到一個，我又不能搶，我的一家人，公

公婆婆，丈夫，兒子，都在挨餓，都還靠在我身上，我一個女人，一個娘姨有什麼用？

五月二十一日

昨夜一夜沒有睡好，做夢夢見大漢，夢見阿桂，阿桂哭，大漢打他。大漢餓倒在大門邊，泥和篾做的大門邊，望着田哭。像有一年一樣，那年天乾，把穀子晒死了，土起了裂，一家人心裏比太陽還焦燥，望了無雲的天空，又望張着的口田，池塘裏也沒有水了。大家坐在田邊哭，隔

壁茅蓬裏的伯伯便也一樣，遠遠近近都一樣，現在想起來還悽慘。

吃飯的時候，孫先生給了我五塊錢，她說，她說正經話的時候，她一點也不像一個小孩，她說：『楊媽。你爲什麼又哭了？我不是告訴你凡事不應該哭，不應該灰心嗎？這裏有五塊錢，你寄回家去，以後我替你想一個法子。你曉得我一個人本來不想用人的，因爲我們兩個好，你捨不得我，我也不願離開你，而且我們自己燒飯吃，同我一個人吃包飯也差不多。所以我把你留下了，不過我的工錢太少，你不夠用。你另外換地方，我知道也難得很。』

我想以後我替你找點衣服襪子來縫縫補補，橫豎你沒有事，就跟着我也好。你若不會縫衣服，我可以告你，我小時學過的。你看這好不好？」我的眼淚又流出來了。我變成了一個孩子。我心裏真感激她。我說不出什麼。她還替我另外裝了一碗飯。我心裏發誓我不願離開她。她待我太好了。

五月二十二日

她果然替我帶回一些衣服和襪子。不知道她從什麼地

方弄來的。她要我不讓樓下房東知道了。我當然不去告訴，她一定難爲情。

今天我不能多寫了。我有這末多事做。

孫先生這兩天不知忙些什麼，她不常在家。

五塊錢已經寄回去了，我心裏又放心些。

五月二十五日

今天又另外拿了兩件沒有縫，已經裁好的男人的短衫來，孫先生很耐煩的告訴我縫，她說如果我縫得好，以後

像這種生意還可以找到，我可以不必擔心事。已經補好的一些，她又拿走了。她總是一個小姐出身，不過我看她真能吃苦，她不怕過窮日子的。

這兩天她在家的時候還是少。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她又不是愛玩耍的人。而且那幾個常常來的先生們，不時又來找她，聽說不在家的時候，總現出一付失望的樣子。有時見着了，也只說幾句話又走了，不知道他們是搗些什麼鬼，深怕我聽見。孫先生什麼都好，就是這個不好，常常喊我買香烟，買水菓，把我支開，從來就怕我知道這些，其實有什麼要緊，我什麼話都不會說的。孫先生年紀有

這末大了，人樣子又長得好，他們喜歡她是正理，不知道爲什麼孫先生總還是不肯講這個事，她總是正正經經的。不過她總得嫁人的，總得要在這些人之中挑選一個。

良友文學叢書

布面精裝 一律九角

1 魯迅編譯 豎琴

這是近三年來魯迅先生從蘇聯數百名作家中所精慎選譯的十篇，代表十個作家，全是同路人的作品。魯迅先生譯筆的忠實，是全文壇所共知的事實。讀了這冊書，勝過讀了數十冊蘇俄的小說集。

2 何家槐作 嚶 味

何家槐君的短篇小說，取的題材雖然是瑣屑的東西，但是經過了他細膩的筆法，和曲折的布局，每篇都含着深刻的人生意義。這本書是他寫短篇小說後精選的處女集。

3 巴金創作 雨

「雨」是「霧」的續篇，在這裡作者在一種悲劇的場面下結束了周如水的生命。但「雨」的主人公却是周如水的友人與仁民，那是一種粗暴的、浮躁的性格，這恰是前一種的反面，也是對於前一種的反動。「霧」中的吳仁民正陷溺在個人的哀愁裏，他平凡得叫人就不覺得他存在。然而現在打擊來了。死帶走了他病弱的妻子，那個消磨他的熱情的東西——愛到了。熱情重新聚集起來，他的心境失了平衡。他時時追求，處處碰壁。他要活動，要暖熱，却得着寂寞。寂寞不能消滅熱情，反而像一陣風煽旺了火。於是，在這時候意外地來了愛情。一個女人的影子從黑暗裏出現了。女性的溫柔蠶食了他的熱情。這似乎還不夠，必得再讓另一個女人從記憶的墳墓中活起來，使他在兩個女性的包圍中演一幕戀愛的悲喜劇。然後兩個女人都悲痛地離開他，等他醒過來時火已經熄滅，就剩下一點餘燼。這時候他又經歷了一個危機。他已經站在滅亡的邊沿上了，然而幸運地來了那個拯救一切的

信仰，那個老朋友回來了。我們可以想像到吳仁民怎樣抱了牠流着感激的眼淚。「雨」的幕就在這時候落了下來。

4 魯迅編譯 一天的工作

讀過「豎琴」的人，一定不要錯過這部書，因為同樣是魯迅先生在最近數年來，精選慎譯最足代表蘇聯的短篇小說。「豎琴」選的是十篇同路人的作品，這裏是幾篇蘇聯無產者作家的小說。現在另印兩冊台訂本，取名「蘇聯小說二十人集」，售價一元二角。

5 張天翼作 一年

這是一部新出版的長篇創作，作者在裏面，極力描寫着一班小官僚階層由幻想而趨於沒落的過程，心理的和動作的刻劃，均表露盡致。有些地方，似乎很受了魯迅的阿Q正傳的影響，而作者在這中間所要完成的人物，也很想寫出像阿Q那樣的幾個沒落社會的典型人物來。

6 蓬子創作 剪影集

作者在中國文壇上，已有了好多年的歷史，文字技巧的成熟，作品意識的健全，都是他的長處。本書包含七個短篇，描寫紳士的沒落，貧民的悲哀，一幅幅都是人生的剪影。

7 丁玲創作

母 親

這是寫前一代革命女性的典型作品。作者以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為背景，敘述自己的母親在大時代來臨以前，以一個年輕寡婦，在舊社會中遭遇了層層的苦痛和壓迫，使她覺悟到女性的偉大革命，而獨自走向光明去的經過。

8 老舍創作

離 婚

作者是中國特出的長篇小說家，在獨創的風格裏，含蓄着豐富的幽默味。本書都十六萬言，作者自己在信上說過：「比貓城記強的多，緊練處更非二馬等所能及。」本書初版三千部五個月內即售罄。再版本正發售中。

9 施蛰存作

善女人行品

這是作者最近脫筆的一個短篇集，雖然還是那一枝纖巧的筆，但描寫的對象及目的却不同了。本集中包含小說十六篇，每篇描寫着一個或數個女子的心理及行爲，有充滿了詩意的憂鬱氣氛的「殘秋的下弦月」，有明朗輕快的「港內小景」，有形式新鮮的「蝴蝶夫人」，以及其他許多未曾發表過的最近作。

10 沈從文著

記丁玲

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說祇有作者沈從文先生知道得最清楚。本書從丁玲的故鄉和她的父母寫起，作者特有的那枝生花妙筆，把一個衝破了舊家庭的束縛到大都市裏來追求光明的新女性，活現在讀者的眼前。是中國新文藝運動以來第一部最完美的傳記文學。

11 老舍創作

趕集

善寫長篇小說的老舍先生，最近把生平所寫的短篇，彙成這一個處女集，共計十五篇，都十二萬字。內有「熱包子」「大悲寺外」「微神」「開市大吉」「柳家大院」「黑白李」等。在這本集子裏，可以看

出老舍先生不但能夠寫長篇，更能夠寫「挺好」的短篇。

12 陳銓創作 革命的前一幕

三年前作者在新月書店出版了一部長篇創作「天問」，即刻引起全國評壇的深切的注意。及後作者赴德深造，擱筆至今，沒有創作問世過。這一部十四萬字的新作長篇，寫一個青年投身革命的戀愛故事，緊張的結構，美麗的散文，不但遠超出「天問」的成就，并且是今日中國文壇上可喜的收獲。

13 張天翼作 移行

作者前作長篇小說「一年」，銷行近萬。本書為近二年來「現代」「文學」等著名文藝刊物所發表之短篇小說集，共十五萬字。都九篇，其中移行一篇，多二萬字，寫一個叛變之女子對於過去革命生活的迴憶，從未發表。

14 鄭振鐸作 歐行日記

作家私人生活的紀錄，最受讀者所歡迎，也最被作者自己所寶重，所以輕易不肯發表。作者鄭振鐸先生，三年前曾赴歐洲游學，旅程中把所見所聞，每天寫信給他的夫人高君箴女士。現在從這許多寶貴的家書中，集成了這一部十萬餘字的書，有作者旅途的感愛，有在歐洲時的讀書生活等，可以當作作者某一時期的自傳讀。

15 靳以創作

蝨 蝕

這是作者在轉變期中一部重要的短篇集，少男少女已經不是事件的中心，這裏有各式各樣活動着的人，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下，過着各種不同的日子。這一本書，是作者舊作風的結束，也可以說是新作風的開端。

16 茅盾作

話匣子

作者自前年出版長篇小說「子夜」後，未見新書問世，本書為最近輯成之散文集，內分上下二編，篇目都四十餘，共十萬字，有文藝理論，隨感小品，新書評述等，凡愛讀茅盾小品者，理宜人手一冊。

17 巴金創作 電

「電」是「愛情三部曲」的頂點，到了「電」熱情才有了歸結。這時吳仁民的眼淚已經流盡了，他變做一個新人。他現在「持重」，而「淳樸」，成了一個近乎健全的性格。但更健全的應該是他的女朋友李佩珠。在「雨」裏面她就感到熱情的滿溢，預備拿來爲他人放散。如今兩年以後她以一個新的姿態來在「電」的同志中間，她得着他們的愛護。看起來她是一個平凡的人，然而她如果說一句話或做一個手勢叫人去爲理想交出生命，誰也會歡喜得如去赴盛筵。她彷彿是一個女孩，然而她和吳仁民在一起，又是那麼真實那麼自然的結合。倘如說「愛情三部曲」還寫了「信仰」那麼在「霧」裏不過剛下了種子，「在雨」裏纔發了芽，然後「電」光一閃，信仰便開花了。到了「電」，我們纔看見信仰怎樣地支配一切，拯救一切。

18 待 柘 作 參 差 集

本書計收文壇上的新人，文藝簡論，通俗文學解剖，泰納的藝術哲學

等論文十餘篇，有大小議論，也有私家論難，至於見解的透避，和下筆的忠實，讀過侍桁先生文章的，自有定評。凡研究文藝理論者，不可不讀。

19 豐子愷作

車廂社會

豐子愷先生是一位大眾藝術家，他的文章也正如他的畫一樣：輕鬆，明快，簡潔，通俗。「車廂社會」是一冊散文集子，這裏包含了作者近年來代表的散文作品，如車廂社會；窮小孩的蹺蹺板；送考；鼓；榮辱；蜜蜂；楊柳，素食以後；放生……等共計數十篇。另附漫畫數幅，全書二百四十餘頁。

20 凌叔華作

小哥兒倆

作者是中國早期新文學運動史上一個重要的女作家，近年在武漢大學執教，有好久沒有動筆。這一本短篇小說集，便是收集民國十五年至今作者所寫關於小孩子的作品的。作者說「我有個毛病，無論什麼時候，說到幼年時代的話，覺得都很有意味。……懷戀着童年的美夢，

對於一切兒童的喜樂與悲哀都感到興味與同情。「這裏許多跳動着的天真孩子的故事，是近年中國兒童文學的最理想的範本。」

21 沈起予 殘碑

「殘碑」的總靈魂是：大時代前的沉悶；沉悶期中的各種人的姿態；以及沉悶終於被衝破；衝破後，那些人又各自扮演如何的角色。「殘碑」的副的企圖，是想說明那包含着各種雜質的大鍋爐終於會被燒炸。主人公孫丘立所供職的小機關就是這含雜質的鍋爐的象徵。

「殘碑」也注意人物典型。女主人公蓉姊的周圍有三個青年：一個能言不能行；一個能行不能言；一個二者兼長。戀愛經過環境的曲折，*Freud*的精神分析的方式，勝利終於歸到能行不能言的一個。「殘碑」也穿插到下層社會。由農村到工廠的田煥章代表一典型，由茶房進「幫口」的王金華代表着另一典型……。

22 巴金創作 霧

作者稱這三部連續的長篇小說為愛情的三部曲。但這和普通的愛情小

說不同，作者所注重的乃是性格的描寫。作者並不是單純地描寫愛情事件的本身，不過借用戀愛的關係來表現主人公的性格。「霧」比「雨」比「電」都簡單，牠主要地在表現一個性格，一個模糊的優柔寡斷的性格。牠是「愛情三部曲」的開端。霧的主人公是周如水，那是一個羅亭型的人物。其實他比羅亭還更軟弱。他追求理想，追求光明，追求愛，可是一旦逼近了他的目標甚至舉手就可以觸到牠的時候，他又因缺乏勇氣而遲疑退縮了。這性格似乎是可笑的，但却值得我們的同情，而且這又不是作者閉門造車的結果，我們在一部份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上可以看見周如水的面影。全書三百餘頁，是作者最近的改訂本。書前附印作者的總序書後附印作者的自白。

23 周作人作 苦竹雜記

這是周作人先生最近的一部散文集，周先生是著名的散文作家，不特文字已入神化之境，而且他的博覽羣書，使讀他文章的人，在欣賞一件藝術品以外，更可以增加許多智識。這一個集子收集作者最近所寫

的小品散文六十餘篇，如冬天的蠅，談金聖嘆，關於焚書坑儒，煮藥漫抄等。

24 徐志摩遺作 愛眉小札

徐志摩先生是一個多情的詩人，他把戀愛生活看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他和他的夫人陸小曼女士的戀愛事件，更是文壇上所熟知的韻事。他們在未結婚時，徐志摩先生曾寫了一部日記，題名「愛眉小札」，是寫來給小曼女士看的。從一九二五年的八月九日寫到九月十七日，雖然祇有四十多天時光，但是第一個日子正是他們倆發見「幸福還不是不可能的」日子，而最後一天的日記，正是作者經過了一個多月來的掙扎，自認為跌入失戀之淵而絕棄這本日記向歐洲去遊學的一天；所以這本日記本身中故事的歷程是一幕有頭有尾的悲劇。作者所寫散文的美麗，已無庸贅述，這裏更能使讀者神往。另有作者到歐洲去後寫給小曼女士的情書數十封，與日記中的故事相互關連。末附陸小曼女士所寫的戀愛日記一部，寫她和詩人初戀的情形，與愛眉小札

前後呼應。小曼女士寫得一手流麗的散文，風格筆調，極受志摩先生的影響。

25 朱光潛著

孟實文鈔

本書搜集作者近幾年來所寫關於文學研究的論文，代表十年來作者對於文藝興趣的傾向，可以說是一種單純的精神方面的自傳。作者對於文藝的趣味和現在一般人的不同，他是由學心理學而轉到文學理論和美學的，所以研究的對象，特別注重詩，本書包含關於詩的研究六篇，作家研究三篇，其他七篇。研究文學的人，不可不讀。

26 郁達夫作

閑書

郁達夫先生有兩年不出新書了。這本集子收集他最近二年來所寫的散文，雜感，隨筆，包含四十餘篇；尚有閩遊日記和濃春日記二篇，都三萬餘字，從未發表，是他最近在福州行旅中所寫的生活紀錄。

27 謝冰瑩作

一個女兵的自傳

冰瑩女士是參加實際革命過來的作家。她的身世和經歷，就是一首悲

壯的詩，一部動人的小說。一個女兵的自傳，描寫一個生來就富於反抗性的女子，剛從封建的家庭裏扎掙出來，又在社會上受到種種打擊和挫折，可是她絲毫不灰心，只是不斷地前進！這裏不只是敘述作者自身的生活體驗，而且反映着動盪中的中國社會；描寫一九二七年武漢革命時，女子從軍的種種熱烈情形。這是一部深刻動人的傳記小說。

28 俞平伯著

燕郊集

俞平伯先生是中國早期新文學運動史上一個重要的人物，現在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有許多被收入教科書中，作為學生習作的範本的。這部集子是近一年來所寫成，共三十餘篇。

29 葉聖陶作

四三集

葉聖陶先生的這部小說集，包含二十個短篇創作，總計十五萬字，三百五十頁；是作者近二年來最大的收穫。『作者的信上說：書名擬今「四三集」三字，明年第四十三歲，取此名所以誌編集之年耳。』

30 趙家璧著

新傳純

本書也可以稱爲「現代美國作家論」，跳出了「英美文學」的立場，把美國產生的文學當做「美國的」文學看。在敘述了一百五十年來美國小說的發展史以後，分別介紹十個現代作家的作品和他們的思想。包舍特來賽，休伍·安特生，維拉·凱漱，桑頓·維爾特，裘屈羅·史坦因，福爾格奈，海敏威，帕索斯等，共計十五萬字。

31 鄭伯奇作

打火機

這部短篇集可以稱爲現代中國社會的素描圖，因爲裏邊描繪下來的有封建重壓下的女性，不景氣中呻吟着的小市民，以及民衆的真敵人。我們在這裏可以找到我們朋友的面相，也許連自己的都在內。

32 沈從文作

新與舊

從文先生近數年來所寫的短篇，現在集成這本「新與舊」的集子，包含「新與舊」和此外的九篇，列入良友文學叢書中出版。



634

04

廿六年一月

鳳文齋人文書局

一九三六，十一，一日 付排

一九三六，十一，廿五日 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實售大洋九角

